

留東外史補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85
87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第七章

聯隊長續假捉奸 糊塗蟲密謀拐帶

這一章專寫潘良仲與藤田秀枝的事。但作者是說藤田秀枝誘引潘良仲，非潘良仲誘引藤田秀枝也可改。詩經句曰：有士懷春，秀女誘之。

話說潘良仲和藤田秀枝在芝公園樹林中幽會。兩方面精神上的愛慕都非一日。一旦得了這一個好幽會的地點，自然是無限歡娛。原來日本女人的性格在前幾回書中已經說過的。比較中國女人大方些。男女偷情本是一件偷偷摸摸的事。在中國青年男女雖也不少。素未謀面即一弄成合的。然這種桑間濮上的行爲。男女總沒有在會合的時間還講許多禮節。做許多客氣樣子。因爲這種事原是不講禮節。不做客氣的。男女才肯去幹。所以從來中國的小說上面寫男女偷情的勾當。多是說女的嬌羞不語。男的任情輕薄。絕沒有像藤田秀枝這般大方的。這般客氣的。但是日本女子的禮節和客氣也祇初見面一剎那之間經過這一剎那也就不客氣了。藤田秀枝和

何謂不客氣之後。

簡直要討一個娘來管他。

這是內地人的思想。

就是玉皇大帝也無法處置。

潘良仲不客氣之後，秀枝問潘良仲家中已有妻室，沒有潘良仲家中原是有妻室的。祇因是舊式婚姻，在潘良仲十三四歲時，他父母就替他娶了媳婦。他媳婦的年紀竟比他大了十歲，爲甚麼妻子比丈夫大了這們多呢？這雖是潘良仲家鄉的習慣，然這種習慣也有些兒理由在內，因爲他那家鄉的風俗很淫靡，少年男子極容易誤入迷途。老早的替兒子娶一個大十來歲的媳婦，到家就將兒子交給媳婦管理。兒子是媳婦領大的，從小就在媳婦手中教訓打罵慣了。看見媳婦便和看見長輩一般，一切言語都不敢違背。父母管理兒子，縱然管理得很嚴，而於兒子情實已開在外，和不相干女人鬼混的事，必不能隨時隨地步步留心監察。媳婦則不然，對於自己丈夫這類不正當行爲，天性不肯放鬆半點，所以想禁制兒子，不入情網，就祇趁兒子在童穉時代，娶一個管理兒子的媳婦來家。潘良仲的妻室也就是這般的一個管理人。潘良仲在家鄉的時分，確是不敢胡爲。於今到了日本，真是天高皇帝遠，那裏還把這管理人放在心上，不僅不放在心上，並厭惡這管理人到了極處。凡遇着不知道他家庭組

大概留學生都說
沒有娶妻者多。

一番話煞是好聽。

一定要怎樣。

天氣雖涼兩情甚

熱。

番頭却是親戚一

似早爲之地。

織的人問他已否娶妻他祇是搖頭推說沒有這時秀枝問他自然更裝出極誠懇的樣子說道我中國的習俗男女婚嫁本皆很早但我因是個有新知識的人反對那種舊式婚姻立誓非在大學畢業不和女人結婚不經我自由戀愛過的女人不和他約婚所以至今不但不會娶妻並不會和女人生過戀愛此番得太太垂情算是我平生初嘗着的戀愛滋味祇可惜太太是個已有丈夫的人使我不能發生妄念若不然像太太這般的人物又有今日這般機會我一定要：潘良仲說到這裏緊握着秀枝的纖手搓揉了兩下不往下說了秀枝也用肩頭挨着潘良仲臂膊低頭長歎半晌說道此間雖是做靜然涼風太大禁受不了這們寒冷淺草公園旁邊的旭屋旅館那番頭和我是親眷着潘先生明日甚麼時間得閑請到旭屋去我們可以多談談我丈夫的軍隊在一月前移駐九州四日前回家來本打算昨日一早就動身去九州的前夜有人請他喝酒我趁他不在家中就到先生的房主人那裏所以約先生昨日到這裏來相會誰知我丈夫喝醉了酒回來糊裏糊塗的睡到昨日午前十點鐘還不肯起來並

這便可疑。怎奈秀
杖爲情所迷。不自
覺察耳。

種種都是可疑之
點。

只怕早幾月增加
也不中用。

一個是旁觀者清。
一個是當局者迷。

且大改變了平日的脾氣。強拉我睡。做一塊也不放我起來。我心裏着急。潘先生在洗臉的時候。必然伸着脖子。向我那邊盼望。我又不肯違反他的意思。獨自先爬起來。好容易推說腹中飢了。勸他起來。用早點。他起是起來了。却一步也不許我離開他。我問他午前的車。既脫了班。趕不上。可是要乘午後的車去。潘先生看他回答。我多可笑。他說這幾日來。忽然對我增加了戀愛。一時也不捨得離開我。了覺得多在家中逗留一夜。多享一夜幸福似的。今日午後的車。和明日午前的急行列車。相差的時間不多。樂得多在家睡幾小時。我當時聽他說出這些可笑的話。暗想你對我增加戀愛。何不早幾月增加呢。這時我已將戀愛你的心。移到旁人身上去了。你却來討我的厭。竟像有意是這們似的。豈不可笑。但是我常着他。也不好說甚麼。打算抽空給潘先生一個信。免得來這裏白等。奈他祇是纏住我。拉我一回到浴室裏洗過了身體。又拉着同吃飯。又拉着同去帝國劇場看影戲。看過影戲回來。就催我快睡。直把我急得如失了魂魄。料知潘先生必等的很苦。罵我自己。約了人自己。先失約。潘良仲忙插嘴辨道。我就有

我瞧你有些神經病呢。

要是天天如此準急出病來。

自以爲遮掩了身體。其實人家瞧得很清楚了。

還說一些不疑心。真是糊塗蟲。

天大的膽量也不敢存心罵太太。我又沒有神經病。承太太如此垂情。難道便不能原諒。太太失約是出於不得已嗎。秀枝點頭接着說道。虧得他今早不似昨日。我要起床。他沒勉強留我多睡。他因須趕九點二十五分的急行列車。也起來檢點要帶去九州。的物件。我趁他在書房裏檢點東西的時候。跑到生垣跟前。等潘先生却喜等不上。兩三分鐘。潘先生就手端着面盆出來了。在隔着生垣和潘先生說話的時候。很吃了一嚇。不知他爲着甚麼。忽然也走到院裏來。幸虧有幾顆樹和許多薔薇刺的枝葉遮掩了我的身體。又有那般濃厚的生垣將潘先生遮住了。他不曾看出甚麼來。嚇得我連忙俯着身子靠生垣走過那邊。迎着他問他要帶去的物件。已檢點好了。沒有我口裏是這們問他。心裏實在是驚跳的不了。好在他是因一件應帶去的東西不見了。想問我。攔在那裏在書房裏叫了我兩聲不見我。答應祇得出來找我。廚房浴室都找了。沒有才到院裏來。却一些兒不疑心。八點五十分鐘的時候。他就動身走了。我問他這回去了。須何時才得回來。他說快要大檢閱了。至早也須一個月以後方能抽身來家。

竟說同睡的時候
很少如此老臉我
未之聞

這是情夫對於他
本夫的公共希望
殺奸等事就因此
一念而起所以古
諺有『奸近殺』
之說也

遭○然○在○家○也○不○過○能○住○二○三○夜○所○以○這○次○在○家○不○捨○得○走○照○預○定○的○時○間○多○了○一○夜○我
若○在○平○日○聽○他○說○須○這○們○久○方○能○回○來○回○來○又○祇○能○在○家○住○二○三○夜○心○裏○不○知○如○何○的
難○過○其○實○他○一○月○前○在○東○京○的○時○候○每○月○平○均○得○回○家○住○二○十○夜○和○我○同○睡○的○時○候○也
很○少○他○回○與○不○回○本○沒○有○甚○麼○關○係○不○過○我○總○覺○得○他○隔○多○了○日○子○不○回○來○對○我○的○愛
情○必○然○會○減○少○似○的○心○裏○十○分○難○過○今○日○便○不○是○尋○常○那○般○心○理○了○希○望○他○越○隔○的○日
子○多○越○好○潘○先○生○是○不○是○也○和○我○一○般○的○心○理○呢○潘○良○仲○恨○不○得○挖○出○心○來○給○秀○枝○看
才○好○指○天○誓○日○的○說○道○我○所○希○望○的○還○不○止○在○隔○的○日○子○多○並○希○望○他○一○輩○子○不○回○來
若○能○使○世○界○上○立○時○沒○有○藤○田○秋○水○這○個○人○就○更○如○了○我○心○願○了○二○人○談○得○投○機○不○覺
到○了○夜○深○才○分○手○各○自○歸○家○臨○別○彼○此○叮○嚀○次○日○在○旭○屋○再○會○當○時○二○人○都○為○淫○慾○所
迷○都○祇○顧○圖○謀○一○方○面○看○如○何○才○得○稱○心○如○意○那○裏○顧○慮○及○藤○田○秋○水○是○一○個○很○深○心
的○人○早○已○窺○破○了○秀○枝○坐○臥○不○安○的○舉○動○不○過○沒○看○出○秀○枝○心○中○所○屬○的○是○誰○更○想○不
到○是○自○己○平○生○最○厭○惡○最○瞧○不○起○的○中○國○人○直○到○這○日○秀○枝○將○一○個○皮○球○拋○到○潘○良○仲

阿呀。皮球拋到面盆裏。他就瞧見了。

層層的說明。和秀枝所說的話對照。却層次井然。可惜來不及了。

可見秀枝之偷情。藤田亦與有咎焉。

面盆裏引得潘良仲隔着生垣談話。藤田秋水恰好在這時候走院裏經過。才彷彿看見秀枝是在那裏和人說話。就逕走過去。裝出不曾看見的樣子。夜間被朋友請去喝酒。心中有事的人容易喝醉。然腦筋仍是明白。故意強拉着秀枝睡過十點鐘。還不放他起來看他的神色怎樣。其所以忽然對秀枝改變態度。說是增加了戀愛。並遲延一夜再走。却不是知道秀枝已約好了潘良仲相會。有意是這般妨礙他們的。藤田秋水的。意思也覺得自己對於秀枝太冷淡了些。少年女子的心性。多有不甘寂寞的。因此才有這種可疑的舉動。以為對秀枝表示出增加了戀愛。待秀枝分外的親熱起來。可。以使秀枝感悟。不忍弄出笑話來。丟自己的臉。一面親熱。一面注意秀枝的神情。在平日若是這夜將要和秀枝同睡。必先拉秀枝同進浴室洗澡。這是他夫妻的慣例。秀枝每逢藤田秋水履行這種慣例的時候。必是欣喜異常。待藤田秋水處處殷勤周致。這回秀枝却是大改常度。藤田秋水是。有心觀察的人。如何不理會得。所以次日早就不。再留秀枝同睡了自己。還借着檢點帶去九州的物件。躲在書房裏看秀枝再有甚可。

然則第二次却能做
得十分周密了。

是深心人。作種種
打算。

既變了心。只得隨
他去。又不能常常
監督他。可見對於
變心的女子。只有
這辦法。

疑的舉動沒有秀枝到生垣跟前等候潘良仲並咳嗽引潘良仲到面前來藤田秋水都躲在門縫裏看見了秀枝沒想到已被自己丈夫發覺自然不知道會躲在門縫裏偷看祇回頭看院裏無人便大膽和潘良仲談話初次偷情的男女那能處處瞻前顧後做得十分周密藤田秋水見了自己妻子這樣行爲不消說是連胸脯都氣破了但他爲人極有城府素來對於男女的情感又非常淡薄這時既決定秀枝有了外遇同時就決心和秀枝脫離夫妻關係當下按納住火性心想要和秀枝脫離夫妻關係不能拿他這一點舉動作爲離婚的理由若此時出去撞破他們也抓不着他們甚麼證據離婚的理由便不充分我又不能常在家裏窺探他監督他他背着我仍能實行他的自由戀愛我心裏明明知道口裏却是說不出此刻他不疑心我發覺了還容易偵察些倘外面略有些風聲則他的舉動必更加仔細了我要抓他的證據也就更難了可惜我這次祇請了四日的假就爲這事已逾了一日的限今日是萬不能不去銷假了好在太檢閱的時期快到了秀枝必相信我一時不能回來我却去九州借故續假

料得定。

酸意驅使人力量

最大。

想見芳心不定面

紅氣喘之狀。

打球已打過了。

挽了手好。

不想此番來化裝。

一星期仍回東京在友人家住幾日。化裝來偵察他們。他們正在戀奸情熱的時候。見我遠在九州沒有不朝夕聚做一塊的。藤田秋水打定了主意。本來可以不必再到院子裏來驚動秀枝。但是兩眼看了那種喁喁細語的情形。不由得爲一腔酸意所驅使。總覺得要把二人驚散才好。遂走了出來。故意放重些脚步。兩眼向旁處張望。裝作瞧不見秀枝的樣子。秀枝聽得脚音忙繞到藤田秋水前面。迎着問到院裏來幹甚麼。藤田秋水水道廚房浴室都找遍了。祇不見你。估料你必又是在院裏打球。果是在這裏。我那捲擦鎗的砂布忘記攔在那裏。你知道麼。我要帶到九州去呢。秀枝聽得是問砂布。心神才安定了。答道。砂布不是攔在你自己書房裏的嗎。怎的不見了。咧。藤田秋水笑道。我的記憶力極弱。還祇道是你替我收了。呢。說着就挽了秀枝的手。同進房收拾了行李。時間已到了八點五十分。便動身走了。藤田秋水是個很有品行的人。尋常無故不大請假。借故續假最易。續好了假。忽然回到東京。真在他的至友河村信武家中住了。他曾充過軍事間諜。善能化裝。這時秀枝和潘良仲已在旭屋旅館內歡聚了數次。

做情戰的間諜。
所謂戀奸情熱一
切都不管了。

安得不酸。

也是守着捉奸捉

雙的古訓。

罵盡支那人。

這倒要慮到。

正是攪得如火一般熱。秀枝一時也不捨得離開潘良仲。仗着自己丈夫相離得遠。以爲真須一月以後方得回來。家中下女是自己拿錢買通了的。不怕他走漏了風聲。夜間竟和潘良仲在旭屋睡到一二點鐘才回家。安歇像這般毫不避忌。何待會經常過偵探的人始能探的出來呢。藤田秋水續假回來的第一日。就已親眼看見秀枝打扮得比平常豔冶幾倍。跟着一個穿洋服的漂亮後生乘電車到淺草旭屋旭屋的番頭和秀枝是親類。藤田秋水是早已知道的。化了裝去調查。還有調查真象不出的麼。不待一日工夫。已偵察得題無贖義。原想趁二人在旭屋苟合的時候。報警察將二人掩捕的。他至友河村信武說是這們太丟臉了。不如去和加藤澤太郎商量。祇將那姓潘的奴才拏他到那分署裏監禁起來。支那人的名譽心異常薄弱。丟臉是不當一回事。的我們爲身分上的關係。若跟這種名譽心薄弱的支那人同去法庭。實在不上算。並且到了法庭上。還保不定秀枝能不幫着那姓潘的奴才說話。那時才真是氣上加氣呢。藤田秋水道。加藤是麻布區的分署長。如何能將姓潘的奴才拏到他那裏去呢。河

瞧得支那人不值一錢。

河村信武比藤田更有計較。不是河村處事老練。實因藤田腦筋已昏了。

支那人聽者。又回顧到馬鹿大將。

村信武道。你且去和他商量。他總有辦法。姓潘的是支那人。又不過是一個學生的身分。憑加藤無論怎生的處置。都沒要緊。藤田秋水道。不將秀枝一併拏去嗎。河村信武搖頭道。那如何使得。你既準備離緣。離了緣。就不是你的妻子了。你不是昔日當兵的身分。這種不體面的事。若在新聞紙上揭載出來。於你的名譽。豈不大有妨礙。於今祇須和加藤商酌。悄悄的將那姓潘的處置一番。離緣的話。最好遲十天半月再說。這是不成問題。藤田秋水很以為然。當下就到麻布區的警察分署。署長加藤澤太郎和藤田秋水很有交情。藤田秋水將近來秀枝的舉動。自己偵察所得。和河村信武的主張一一告知了加藤。問加藤能否是照這們辦。加藤略略的思索了一下。道。辦是能照這們辦。但是我得親去淺草區一趟。那署長是我的同學。向他說明原委。料想沒有不行的。橫豎是一個不會有抵抗能力的支那人。當然比較一切人都好辦。祇是拏到這裏來。將怎生發落。我這監裏現正拘留着一個支那的馬鹿大將。還不曾審訊呢。藤田秋水問。怎麼謂之支那的馬鹿大將。那署長將賀鉞白行兇毆打日本小孩的話。

這就是馬料與鹿料。是處置情敵的法子。

從來色膽如天大。

日本人每喜嫁中國人。其實受騙者亦甚多。

述了一遍說得藤田也笑了。問怎的拘來了。却不審訊。那署長笑道。這種支那馬鹿。又不能說話。真是馬鹿一般的東西。怎麼好審訊呢。藤田道。祇管拘留着。不審訊。就這們胡亂拘留下去。也行嗎。署長道。有甚麼不行。不過拘留的日子多了。每日也得餵養他。一些食料。有些不上算罷了。不然多幾日。少幾日。是不生關係的。不拘留他。了。將他驅逐出去。就是藤田喜道。既可如此簡便。就不必再研究。掣到這裏。將怎生發落了。我祇求你替我多給些苦痛。那奴才呢。洩我胸中的惡氣。怎生發落。我都不問你。任意發落了。也用不着更和我說。那署長點頭。應是可憐。潘良仲此時還睡在鼓裏。那裏想的。到禍生眉睫。一連和秀枝在旭屋歡聚了五日。總是朝去暮歸。相聚的越多。相愛的越厚。一日歸家。晏似一日。到第五日。索性在旭屋停眠。整宿了。秀枝迷戀了。潘良仲相信。潘良仲不曾娶妻。竟想脫離藤田秋水。要嫁給潘良仲。並願意跟着同回中國。潘良仲那知利害也。就與秀枝商量。看如何方能脫離藤田家的關係。秀枝家有父母。有兄嫂。是一家中等的商人。不知秀枝在那一個女學校裏讀書。被藤田秋水見着了。仰慕風采。

可謂一對癡男女。

已經到了囊敵金
盡的境界了。

日本的高利貸就
借此榨取留學生
的錢。

託冰人向秀枝的父母求婚。日人最信仰軍人。藤田又是名字會上達天聽的好軍官。要娶一個商人的女兒。自是一說便妥。祇因秀枝家裏還是舊式家庭的習慣。秀枝自己沒有主權。嫁給藤田的事。全是他父母主張的。於今愛上了潘良仲。想與藤田脫離。逆料着自己父母必是不許可的。見潘良仲問他如何能脫離的話。一時也想不出脫離的方法來。便問潘良仲敢就這們悄悄的帶他跑回中國去麼。潘良仲既是不知利害。聽了秀枝的話。反非常高興。道祇要你敢跟我走。我有甚麼不敢。不過我要走。須等十來日。把這裏的事情料理清楚了。才能成行。潘良仲所謂把事情料理清楚。並不是真有甚事情。須十來日料理。爲的是這月領到手的公費。這幾日已花銷得乾淨了。若帶秀枝回國。至少也得百多塊錢。從前的官費。生每人都有。一本領費的摺子。拿了那本摺子。可以向一般放留學生高利貸的人押錢。應急。此時的公費。生各省有各省的經理員。經理發放學費。將那種可以押錢的摺子。取消了。潘良仲計算向朋友處籌借。總得十來日。始能籌齊。這宗巨款。虧得藤田秋水。覺察得早。打破了二人這種計劃。

東窗事發了。

可知他已認識你

好久了。

不。然。藤。田。秋。水。真。個。去。九。州。一。月。後。方。到。東。京。來。則。潘。良。仲。的。這。件。拐。帶。案。就。完。全。成。立。了。這。夜。潘。良。仲。和。秀。枝。商。議。停。當。秀。枝。已。決。心。跟。潘。良。仲。逃。回。中。國。就。在。旭。屋。整。夜。的。奸。宿。潘。良。仲。次。日。起。來。正。下。樓。洗。嗽。祇。見。一。個。人。向。他。招。手。口。裏。連。呼。潘。先。生。潘。先。生。潘。良。仲。看。那。人。穿。着。商。人。式。的。和。服。氣。宇。却。甚。軒。昂。一。面。答。應。着。向。那。人。走。去。一。面。思。量。我。並。不。認。識。他。他。怎。知。道。我。姓。潘。不。知。呼。潘。良。仲。的。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還是蒙在鼓裏。

衣上花紋中表顯

姓氏只有日本人

了。但去年曾見有

中國某君於中國

緞上定織姓名。

第八章 女邊千低頭過街市 熟生巧吹豆打禽魚

話說潘良仲見有人呼他萬想不到是奸情發覺禍事臨頭隨口答應了一聲大踏步向那呼喚的人走去一面看那人生得身材高大眉目間頗帶些英武之氣身上穿着有紋付（和服之外衣名羽織色尚黑兩袖及前胸後背多有小圓形之白花名爲紋付花紋各有不同多有於紋付中表顯其姓氏者）的紳士衣服年約四十餘歲笑容滿面的望着潘良仲潘良仲走到切近那人點了點頭道請潘先生到外面來我有一句話要和先生談談旋說旋舉步往外走潘良仲心裏雖也有些疑惑但是在那倉卒之間不容有退縮不去的念頭發生因此絕不躊躇的套上皮靴跟着那人往外走口裏便不住的問甚麼事誰知那兩脚才跨出旭屋旅館的大門即有一個制服佩刀

警察握手便不是

好兆。

麻索本是無情物。

一個牽字用得不

堪。

到此不由你的便

了。

不知他還知道這

穿和服的是誰。

的警察過來伸手要和潘良仲握手。潘良仲不知就裏，方將右手伸出。那一條縛強盜的無情麻索已從警察衣袖裏捋了出來，套在潘良仲的手腕上。潘良仲連忙將手一摔，那裏摔得開呢？不摔這一下，倒還罷了。這一下摔去，那麻索是打了一個活結，越扯越緊。那警察也沒有話說，祇向剛才呼喚潘良仲的那人點頭，打了個招呼，便牽着潘良仲要走。潘良仲到了這個時候，心裏已明白是爲了秀枝的事，但他並不害怕。所牽腸掛肚，捨不得立刻離開旭屋旅館的，就祇爲自己被拘，沒人替他給秀枝送個信，使秀枝好趁早躲開。當下立住脚，對那警察說道：「我犯甚麼事，要受警察的逮捕？並且我還有東西放在旅館裏，不會帶來。你應得許我進旅館拿了東西，算清了旅費，再去那警察聳起一邊肩頭，做出那極輕侮的樣子，將麻索一拉，呸了一聲道：「你這奴才還不知道犯了甚麼事，要受逮捕麼？有得你再進旅館的自由，也不算是犯罪了。走誰有工夫和你這奴才多說？潘良仲受了這一頓惡搶，白不敢再說。回頭看那穿和服的人已走進旅館去了，祇得低下頭，跟着那警察走好。好在丟在旅館裏，不會帶出來的東

可稱看殺衛玠。

繩索牽了。招搖過市。恐怕留學生中。不止潘良仲一人。

中國人坐黑車。是另外一件事。

有意埤中國學生

西。祇。有。一。頂。中。折。呢。帽。便。丟。掉。了。也。沒。甚。麼。了。不。得。跟。着。警。察。走。了。一。會。見。街。上。的。行。人。十。九。見。他。來。了。都。停。了。步。立。在。旁。邊。注。意。的。看。潘。良。仲。雖。把。頭。低。了。然。旁。邊。人。注。意。的。神。情。是。理。會。得。的。若。是。日。本。人。或。換。一。個。旁。的。留。學。生。被。警。察。是。這。們。牽。了。在。街。上。走。行。人。未。必。如。此。注。意。祇。因。潘。良。仲。的。模。樣。本。來。生。得。不。錯。衣。服。又。穿。得。漂。亮。不。像。是。一。個。學。生。倒。疑。心。是。一。個。貴。家。公。子。不。知。犯。了。甚。麼。大。罪。惡。竟。用。繩。索。牽。了。招。搖。過。市。日。本。法。律。對。於。應。處。決。的。囚。犯。在。提。審。的。時。候。尚。且。用。一。個。草。編。的。長。桶。帽。子。給。犯。人。戴。在。頭。上。把。臉。遮。了。算。是。曲。全。犯。人。的。顏。面。像。這。們。牽。了。在。街。走。的。在。日。本。人。眼。中。實。是。罕。見。的。事。更。不。由。人。不。注。意。行。人。一。注。意。潘。良。仲。就。越。覺。不。好。意。思。日。本。原。有。一。種。專。載。犯。罪。人。的。馬。車。那。種。馬。車。形。式。和。普。通。馬。車。差。不。多。就。祇。沒。有。玻。璃。窗。兩。旁。雖。有。百。葉。窗。却。是。放。下。來。的。犯。罪。人。坐。在。裏。面。不。能。往。外。瞧。見。經。過。的。街。道。街。上。的。行。人。自。也。瞧。不。見。犯。罪。人。是。誰。一。般。人。都。叫。這。馬。車。爲。黑。馬。車。從。淺。草。到。麻。布。很。有。幾。里。路。就。坐。黑。馬。車。也。得。好。一。會。才。能。到。偏。遇。了。這。使。促。狹。的。警。察。不。但。不。給。黑。馬。車。潘。良。仲。坐。

的臺

到此不肯落他圈

套已嫌遲了

至此方結遇見賀

鉞白回顧上文

潘良仲的開釋却

用略筆

可知他已先到了

警察署了

只好不說明了

連電車也不教坐硬牽着一步一步的走祇把個潘良仲走得又羞又忿竟橫了心決計將這偷情的始末緣由逢人宣布原知道藤田秋水這種辦法是要出氣又要顧全自己紳士人家的名譽所以設法將潘良仲騙出旅館方下手逮捕因此潘良仲更不肯落他的圈套湊巧一進監牢就遇着賀鉞白潘良仲本想對賀鉞白說一個詳盡的偏偏才說得一半賀鉞白就開釋出去了潘良仲獨自在那間沒有一些兒陳設的房裏足受了一個星期的拘押也和賀鉞白一樣無審訊的開釋出來歸到家裏那老闊奶奶迎着倒很關切的問道潘先生去甚麼地方旅行了這們多的日子嗎怎麼動身之前也不向我說一聲呢害得我好不盼望好不耽心若再過一兩日不回來我真要去警察署報告你失蹤了潘良仲面上紅一塊白一塊因房中尚有外人坐着祇好胡亂點點頭進了自己的房老闊奶奶跟蹤進來問怎麼不戴帽子（日本人出外不戴帽子的極少所以老闊奶奶很注意）面上的顏色也改變了彷彿是大病才好的一般潘良仲看老闊奶奶說話的神氣不似裝假知道確是不曾聽說便也不說明出

情場失敗人。惟有
棄甲曳兵而走之
一法。

只怕捨不得潘先
生的。還不獨老闆
奶奶一人。

老闆奶奶之於潘
良仲。不可不算一
個殷勤的房主人。

來。心想這裏是不好再住下去了。老闆奶奶終久總有知道的。這一日不如作速離開這裏的好。免得往後再弄出甚麼花頭來。當下便向老闆奶奶說道。我有緊要的事。須立刻動身到長崎去。在長崎料不定有多久的耽擱。祇得把這裏的房租退了。請算算看。還差你多少房飯錢。老闆奶奶以爲是真的。愕然了半晌。才說道。潘先生在這裏正住得相安。和自己家裏人相似。我真有些捨不得。潘先生走。我這房子原是不分租給人的。祇因知道潘先生沒有多的朋友往來。又比一般留學生潔淨。却才住合了式。又要搬了。潘良仲雖知道老闆奶奶所說並不是面子話。但既已決心離開這裏。祇隨口答應了幾句道謝的客氣話。就打開櫃子。清檢行李。老闆奶奶知不可留。無精打采的退出房。算賬去了。潘良仲一面清檢行李。一面思量。搬到甚麼去住。近來因和秀枝歡會。很花費了不少的錢。這裏的房飯錢。須還清了。才能搬走。幾件值錢的東西。早已當了錢。在旭屋旅館。花得剩不了幾何。估計僅够了這裏的房飯錢。沒有錢要租賃。間是不行的。住下宿屋。罷又貴。又不方便。一時爲這住處。倒躊躇起來。想來想去。却想出一

便由潘良仲引出
魯理成接筭無痕

撇去潘良仲接寫
魯理成以上歸結

潘良仲即接寫魯
理成的事了

十歲便習把勢可
云小拳師

是個淘氣的孩子

個妥當的地方來了。他同鄉中有一個姓魯名理成的是個資格最老的自費生。說到這位魯理成倒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人物。論他自費生的資格本不應在這書中露臉。論他的才情和事跡這書却不能不借重他。撐一撐場面。他又生成與潘良仲有密接的關係。要寫潘良仲的事。再也不能不寫他。且將他的來歷略叙一叙。魯理成從十八歲就自費到日本留學。他的家業並不富厚。絕沒有自費留學的財力。祇因他生性是個放誕不自檢束的人。十歲上就跟着鄉村裏的拳教師練把式。他父母都禁止他。不了他練習了幾手拳脚。恨沒處試驗。就時常找着鄉下牧牛的小孩打架。牧牛的小孩如何是他的對手呢。打輸了便哭啼啼的跑到他家裏來。告訴他的父母。他父母自然用好話敷衍。牧牛小孩去了就抓着他打一頓教訓。一頓大凡頑皮小孩的皮膚確是頑強堅固的。挨打也是不知道痛楚的。又從來父母打兒子誰肯打的十二分狠毒。都不過拍灰塵似的。在屁股上拍幾下。魯理成既生成的頑皮。輕輕的被父母拍幾下。那裏放在心上一出門就舊病復發。仍是找着那些小孩打架。鄉下的牧牛小孩又豈

還算是不盡情毒
打人家已受不住

不肯敷衍人家帶

寫魯理成的性情

隔着窗子教書倒

是別開生面

這一段寫凡事全

在熟練所以工夫

須在一練字

有。一。個。不。頑。皮。的。昨。日。被。他。打。輸。了。今。日。他。來。找。着。要。打。又。忍。不。住。想。見。個。高。下。有。時。魯。理。成。怕。打。重。了。人。家。去。家。裏。哭。訴。自。己。父。母。就。祇。把。人。扭。倒。在。地。不。盡。情。毒。打。也。好。使。人。不。被。打。得。害。怕。不。肯。再。和。自。己。打。然。儘。管。魯。理。成。不。存。心。重。打。人。練。過。把。式。的。人。出。手。畢。竟。比。人。重。些。並。且。他。是。有。試。驗。自。己。的。工。夫。又。不。是。久。慣。臨。陣。和。曾。多。教。徒。弟。的。老。拳。師。出。手。有。甚。麼。分。寸。有。甚。麼。把。握。仍。舊。時。常。打。的。人。家。痛。哭。他。又。不。肯。敷。衍。人。家。求。人。家。莫。去。家。裏。哭。訴。他。父。母。見。他。這。般。鬧。的。次。數。太。多。怕。他。真。個。打。出。人。命。來。遂。把。他。反。鎖。在。一。間。房。子。裏。面。他。父。親。隔。着。窗。戶。教。他。的。書。限。制。他。每。日。得。寫。多。少。字。讀。熟。多。少。書。才。有。飯。給。他。吃。初。鎖。的。幾。日。魯。理。成。很。覺。得。難。過。但。他。素。來。不。肯。說。哀。求。的。話。就。賭。氣。坐。在。裏。面。不。說。想。出。來。後。來。鎖。了。多。少。日。子。也。習。慣。了。祇。苦。在。裏。面。除。讀。書。寫。字。之。外。沒。有。一。些。兒。玩。耍。的。事。可。做。他。歡。喜。把。字。紙。放。在。口。裏。用。唾。沫。調。濕。了。嚼。碎。拿。舌。尖。捲。成。一。個。紙。團。兒。竭。力。向。壁。上。一。唾。每。日。的。字。紙。全。是。用。這。個。法。子。消。納。了。初。睡。的。時。候。到。壁。有。粘。有。不。粘。睡。到。一。二。個。月。以。後。立。在。東。邊。房。角。上。向。西。邊。房。角。

此節雖似經人道。然寫來層次井然。亦一筆不苟。

以紙團而漸及豆子。習練至可以洞穿屋瓦。這時候就不少了。幸虧關了這幾天。學得一身本領。以後便救了性命。

上睡也沒有不粘着的。他越睡越覺得有趣味。於是就改了向房頂上睡。鄉下的房子一沒有樓。二沒有天花板。一睡就到了瓦上。又睡了兩三個月。睡在瓦上有了聲響。並有了準頭。心裏想睡在那一片瓦上。祇須兩眼一望。那瓦將口一張紙團。就當的一聲粘在那瓦上了。魯理成心理高興。便把這睡紙團當作一門功課。一年之後。能向一個地方接連睡去。紙團不偏不倚的堆起來。可堆到幾寸高。一日他母親給了些豆子。他吃他偶然啣了一顆向瓦上睡去。祇聽得一聲響。那瓦應聲而碎裂。破了一個窟窿。可以看見天日。魯理成心裏倒吃了一驚。還疑心那片瓦本來破裂了。適逢其會。打了一個窟窿。連忙揀一片好瓦照樣睡。一顆豆子上去。誰說不是如前一般的洞穿了一個窟窿呢。這一來把個魯理成喜得如獲了至寶。他父母見他鎖在房裏很安分。以為他年紀大了些。頑皮的性子也改變了些。便釋放他出來。他出這家庭監獄的第一天。覺得天地都變了顏色。不似從前和那些牧牛小孩打架的天地了。他這時也真不再要那些小孩做試驗品了。問他母親要了些豆子揣在口袋裏。獨自跑到屋後的山上。

問事往往因禍得福。

斑鳩性命休矣。

寫飛豆打斑鳩。

奕如生。

能水中打魚尤爲

奇技。

鐵彈子的功用反

不如豆子因其所

練的是豆子也。

想找一樣最好的目的物試驗他這獨有的口彈正在樹林中物色忽然一隻斑鳩從樹林中打他面前穿過也是這斑鳩合常把性命送在他手裏距離他不到三丈遠他這時口彈的力量已能唾到五丈有效他口中早啣好豆子見斑鳩拂面飛過不覺脫口而出的唾將上去祇見白毛一散那斑鳩一個翻身就倒栽了下來魯理成趕過去拾起來一看肚皮上流出許多鮮血那顆豆子已打進了臟腑他的口彈不僅能打飛鳥並能向水中打魚小說書上常有綠林大盜拿彈子打人遇着本領比他高的總是一手接他一顆第三顆飛來就用口接了一口唾回去把用彈子的人打傷的話這種話頭小說上套用的很多在看小說的心目中十九要疑這些話是絕無根據的但是魯理成却確有這種本領不過不能像小說上面所說的用口接住人家打來的彈子再唾轉去打人他祇能用豆子打打魚鳥鐵彈子雖也能一般的唾出去一般的有準頭祇是在一丈以內力量能打死一隻雄雞一丈以外還能打死蝦蟆一上兩丈便沒有效力了並且鐵彈子脫口的速率比豆子要遲緩一倍就是要拿他打人也容易。

說出兩種毛病來。

確有至理。

有了本領總有效用。

所有學堂概行搗毀。老先生們的確有此心理。

閃躲他本來想繼續練習下去的。祇因他爲練習這個得了兩種毛病。醫生勸告他萬不可再練兩種甚麼毛病呢。一種是舌尖失了知覺。木強不能自如。不問酸鹹苦辣。到了極點的食物。他不大分辨得出。說話更是笨滯。不似以前流暢。這種毛病還不大。要緊更有一種極厲害關係性命的。就是損失的津液過多。又過於傷氣。面色變成了黃色。年輕輕的人就有些氣喘。所以不敢再練了。然他就因有了這一點點玩意兒的本領。已得着過很大的效用。他十五歲的時候。正當清朝末年。各省都興辦學堂。他道聽塗說的知道了些學堂的好處。便向他父親說要進學堂讀書。他父親是個迷信八股文章的人。那些學堂裏的教授法和課程表。那裏瞧得上眼呢。祇恨自己沒有力量。若有力氣。真要把所有的學堂概行搗毀。忽聽得自己兒子也要去學堂裏讀書。正觸了他的忌諱。惡狠狠的將魯理成罵了一頓。並說你如果這們不入正道。這們趨入下流。我就不要你這個兒子。了一定向族人出逐條。將你驅逐。魯理成見自己父親說得這般決絕。自然不敢再說要進學堂的話了。但他既生成是一種不受羈勒的性質。心

八股式的策論自

然令人厭煩。

偷了錢出來讀書。

總算是有志的。

也就虧他了。

這非走過長路的

人不知道。

旱道上的火鋪最

要當心。

中又絕端相信進學堂讀書的好處。他父親平日教他做的那些八股式的策論文章，久已做得厭煩了。一個轉念就決定不待父親許可，偷了他父親二十兩銀子，兩串大銅錢，並幾件衣服，做一個包袱，細了悄悄的走了出來。原想搭乘民船到南昌進學堂。的他自從出娘胎長了一十五歲，不曾出門到過百里以外。完全在瀟溪鄉下住了一十五年。一旦從家中偷逃出來，那裏辨得出東西南北，也不知道南昌在那裏。虧他逢人打聽，知道應向那條路上走多少里。旱路方有民船可搭。他是從來不曾行過遠路的人。逃出來又怕家裏有人追趕，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路，才得着一家火鋪坐下來休息。休息打算休息片刻，又走。誰知不歇下來，一氣走去，倒還可再走幾里。這一坐下歇息，兩隻腳板就如有十萬口針尖，一齊來戳那裏，再能着地行走一步呢。天色又早，得很。他逃出來，天光才亮，這時也還在上午，不能就在這火鋪裏投宿。又怕家裏人趕來，祇得向那火鋪裏的老闆問道：「你這裏有小車子可雇？沒有祇要推車的能行走得。快今夜能趕到搭船的埠頭，便多要些力錢，也不在乎。那老闆拿眼打量了魯理成幾

先說了加倍出錢。就引起他們的盜心。卡者使你上不上。下不下也。小腿上害了瘡不能下田。倒能推車。這便是哄小孩子的話。

下知道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遂裝模作樣的答道。於今正在農忙的時候。要雇整天的。小車子。你說得好輕鬆。那裏有魯理成道。農忙是農忙。我加倍的出錢。田裏的工夫不好。另請別人做的嗎。老闆道。古言說得好。農事大如天。你就加一倍的錢。也沒處雇。魯理成聽得這們說。心裏有些着急起來。他也知道。越是急急的要雇。越得受人家的卡。也裝作沒要緊的樣子。說道。既是雇不着。就再走一二十里。也不妨說着。掏出幾文茶錢。給了立起身來。把包袱往背上一搭。那老闆想開口說甚麼。忽又停住了。用眼望望。立在旁邊的夥計。那夥計就笑着說道。要雇小車子。倒有一個人可去。老闆故意問道。你知道有甚麼人可去。且說出來。我看去得去不得。夥計停了一停。說道。王二麻子。不是小腿上害了瘡。不能下田做工夫。的嗎。推這們輕的車子。我想他一定能去。那老闆微微的點頭道。去是去得的。祇看他肯去不肯去。說話時。隨掉過臉。望着魯理成。說道。客人要雇小車子。還是雇。也不雇呢。魯理成的脚竄起來。實在刺痛的。難受。雖明知他們是有意卡價。也祇得答道。我說了雇。自是要雇的。不過得快些。我有急事來不

明知他急，便說再坐一回。

可知外水倒沒有賺着，倒賺着了一個鈕子。

此所以老出門人之可貴也。

及多等了。我不是要快，也不多出錢呢。那夥計道：「那麼客人請再坐一會，我去問問王二麻子，看他怎麼說。」魯理成道：「既是還得看他怎麼說，不仍是靠不住嗎？若是靠不住，就不要害我坐在這裏等。」耽擱我的時刻，老闆接住向那夥計道：「不要去問王二麻子，我看橫豎沒多重的車子，你在家也沒事做，就去賺了這點兒外水吧。」夥計仍做出了躊躇的樣子，道：「我倒也不在乎這點兒外水，喂客人，你老實說，能出幾多錢？」魯理成不會雇過這種車子，又不知道畢竟有多少路，如何說得出一個數目，隨口說道：「這怎麼能由我出？祇能看你要多少，依我巴不得祇三五百文。」魯理成這幾句話，自以為答得很聰明，不知末尾這一句，不啻自己說明是個不懂得價錢的那時的生活程度極低種田的人，苦做一日，還掙不到一百文錢。魯理成還說：「巴不得祇三五百文，那老闆和夥計聽了，怎能够不動心？」咧，祇因他說錯了這句話，險些兒把性命送這兩個人手裏，不知是怎生一個險法。且俟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第八章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第九章

魯理成銅鈕鋤強暴

盧子卿任俠招流亡

左右閑着無事倒
不如黃泉路上走
遭罷。

要錢便是要瞧他
多少盤纏。

話說魯理成既說出巴不得祇三五百文的話那老闆和夥計更看出是一個不會出過門不知道物力的小夥子當下就對那夥計故做商量的神氣說道要王二麻子去大概非有三串錢他是不肯走的你左右閑着無事便宜點兒教他給你二串六百文罷夥計搖頭道那有這們便宜的車子雖輕有這們遠的路是要人一步一步走的魯理成這時有十二分的恐怕家裏派人來追趕祇要有車可雇忍痛偷來的錢便再教他多出幾文也沒要緊不待他們爭多論少一口答應了說道三串就三串你能走的快我還可給你些酒錢那夥計道就請把錢拿給我罷免得回頭帶在身邊累贅魯理成道我身邊有的是銀子大錢祇得兩串且先給你兩串到了埠頭再換銀子給你魯

賊眼。

再逼一句妙。

一個包袱能有多

大重他這話就靠

不住。

對於初出門的人

往往是這種聲氣

這一節很似水滸

傳中筆墨。

理成打開包袱將兩串錢交給那夥計夥計一面接錢一面留神看包袱裏的散碎銀兩雖祇二十兩銀子因沒封好和衣散放在包袱裏一眼望去祇見白花花的估量必是不少那夥計接錢在手問道這錢給了我路上喝茶吃飯不是沒了零錢嗎魯理成道零錢我身上還有夥計便不說甚麼了從裏面推出一乘二把手的小車子指着魯理成的包袱道你坐在這邊包袱細在這邊你要快就不能久耽擱了魯理成道包袱用不着細裏面沒幾件衣服就擱在我身上也行那夥計搖頭笑道這怎麼使得一邊太重一邊太輕近路倒沒要緊這們遠的道路不等得走到我一身就拗得生痛了你難道是出世以來第一回坐車子嗎魯理成被夥計搶白得紅了臉祇得褪下包袱來交給那夥計細在左邊車把手上魯理成就右邊坐了他年輕身材小不過五六十斤重夥計推着走的飛快魯理成不認識道路聽憑那夥計推着往前走約莫走了二十多里到了一處四望無人烟的山下夥計忽然停住脚說道你下地來歇歇罷我拿肩頭給你當脚走你也好意思老是這們坐着不下來嗎魯理成見夥計說話聲色俱

來了。

咄咄驚人之筆。

一個心幾乎從口

裏跳出來。妙語未

經人道。

先自一颺。是好筆

法。

這是文章逼迫之

法。似已到山窮水

厲。畢竟是個年輕初出門的人。心裏不由得有些害怕。連忙跳下車來說道。歇歇也好。我兩脚也正坐得有點兒麻木了。夥計將兩眼一翻。兩眉一豎。使勁在魯理成臉上。啐了一口唾沫。道。你祇兩脚有點兒麻木嗎。我看你通身都是麻木的呢。你認識我是誰。麼。你三分不像個人。七分不像個鬼。也够得上坐車麼。也配教我替你推車麼。值價些。自己把褲帶解下來。自去揀一顆樹上。吊留一個全屍首。若不值價。要我來動手。就得請你變成肉泥。魯理成一聽這些話。祇驚得一顆心幾乎從口裏跳了出來。因那夥計的身軀高大。像貌兇惡。自己雖曾練過一會武藝。但自從受家庭監獄的拘禁。即間斷了。不會繼續研習到了。這種生死關頭。毫無把握的工夫。怎敢拿來應用呢。便是獨一無二的口彈絕技也。因從來沒拿他打過人。倉卒之間。都沒想到這上面去。一時嚇慌了。祇得連連向夥計作揖哀求。道。我是初出門的人。實在不知道。你不是推車的人。錯了。請了你。我在這裏向你陪不是。夥計用脚在地上。踩了一下。罵道。放屁。誰要你陪不是。還不快些解下褲帶來。嗎。定要我動手。就不要怪我無情呢。旋說旋卸了肩上的板帶。

盡之境。

先自逃。直至逃了以後。方用最後之着。文筆騰挪有神。

至此方點出口彈。

又沒有豆子。此時讀者又爲之一急。忽然見有鈕子。至此乃達柳暗花明。

放下小車。口裏仍不住快快的催促。這一來把魯理成逼得真急了。如何肯立着不動。束手待斃。咧趁那夥計的兩隻脚還在車把手以內沒提起來的時候。拔步就跑。連頭也不敢回的跑了幾十丈遠。近沒聽得後面有追趕的脚音。才停步回頭一望。並不見趕來。略定了定神。心想他不來追趕。必是因包袱已到了他手。用不着真要把我治死。但是我偷來的銀兩盡在包袱裏。面於今被他搶了去。我要去省城讀書。却那裏有盤纏呢。魯理成心裏躊躇之際。倒猛然想起自己口彈的絕技來。思量屋瓦尙且可以彈破魚鳥。也都能彈死。豈有彈不傷人的道理。我怕他做甚麼。還不趕緊追上去。將包袱拿回來。更待何時。有這們一轉念。膽氣便登時壯起來。折轉身就追。追不了幾步。忽又暗叫了一聲。苦道我平日打口彈。照例用的是豆子。此時從那裏去找這東西呢。這地下除了黃泥之外。就是石子。不是精圓的。怎能彈去有力。不覺又把步停了。低下頭思索。也是魯理成不當退財。一眼看見自己衣襟上的銅鈕子。了禁不住狂喜起來。連忙揪下三顆。這番就拚命的追了那夥計。自謂是已到手之財。做夢也沒想到這初出。

之境。

滿載而歸。

一點寒星來得捷。

送你兩粒銅鈕。

這裏頭有物理學。

代他釘一粒帽珠。

倒也很好。

究竟死活書中不必交代聽他去罷。

學校中使有這種

世的小夥子竟有追回來的膽量和本領推着那個包袱不慌不忙的向來的那條路上走魯理成看看追近了相離在三丈以內才喝了一聲站住這聲喝出口就丟了一顆銅鈕進口那夥計聽得後面的喝聲即掉過頭來魯理成的嘴唇一動一點寒星已直貫入那夥計的左眼哎呀都不會喊出第二顆又到正彈在額頭上任憑那夥計有多大的身軀多兇惡的像貌這兩顆銅鈕都彈中了要害再也立脚不住身體一偏連車翻倒在地還虧了彈的是銅鈕分兩太重不能像豆子那般有力第一顆祇將左眼彈瞎眼珠被銅鈕佔去了地盤排擠在眼眶以外第二顆嵌入額骨還露出一半在外面望去就彷彿瓜皮小帽上釘的一顆半邊珠子兩顆都不會傷着腦海所以不至送了性命然兩處的疼痛也就達於極點了魯理成見他痛的在地下亂滾即指着他的臉罵了一頓也不暇顧他的死活從車上將包袱解下來往肩上一套掉臂走了七差八錯的也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到省城進了學校那時學校都是初辦的進去很容易魯理成的天資極高功課自然做的好但是他因爲天分太高同學的人多他就夥

綽號。

留心他的口彈利害。

這愉快大約比口彈還要好。

你有這稀奇古怪的事，他就掛這稀奇古怪的牌了。

同許多生性頑皮的作種種不規則的舉動。同學中有一個像貌生得最標緻的大家呼爲彌子瑕。魯理成和這綽號彌子瑕的極是要好親兄弟。都沒那們親熱。行走坐臥頃刻不離。這日兩人同坐在自修室。恰好校長走窗外經過。偶然發見魯理成抱着這綽號彌子瑕的親嘴。校長當時怒不可遏。回房就寫了一塊開缺的牌。掛在校長自己的房門外。這是學校的慣例。甚麼校規校諭都是用粉牌寫了懸在這掛開缺牌的地方。學生走這門口經過。都得仰面看更換了牌。沒有這也成了一種習慣。魯理成抱着綽號彌子瑕的親過了嘴。心中正很愉快。忽見一個平日常同做一塊作不規則舉動的同學。慌慌張張的走進來。向魯理成說道：「你好自在。」還笑嘻嘻的坐在那裏。你也不去看看校長房門外掛的是甚麼牌。魯理成毫不在意的答道：「有甚麼稀奇古怪的牌要你這們大驚小怪。我倒要去看看。」魯理成走到掛牌的地方。一看祇見上面分明寫着魯理成品行不端不堪造就。着卽開缺限二小時出校。幾句話這幾句話在魯理成見了比青天的霹靂。還要厲害。他因是從家中偷逃出來的。若是在學校裏畢了業回

知道親嘴太不堪。
似乎還有羞惡之
心。不知被親者心
中如何。

又流落在南京。

光而曰蛋。其光可
知。
習練得這口彈可

家他估量自己。父母不但會治他偷逃的罪。並得獎勵。他是個有志向學的青年。於今在校裏開了缺。且受了一個品行不端不堪造就的罪名。歸家自是無顏不歸。又如何是了也。料知是因親嘴的事。被校長撞見了。回想剛才親嘴時的情形。也白覺太不堪了。校長既已撞見。就不能由我用言語去掩飾。而且牌已經掛出。校長是從來不肯收回成命的。不如趁早出去。免得再討沒趣。魯理成無精打采的。退出了那學校。在旅館裏住了幾日。聽說南京甚麼學校招攷魯理成。就到了南京。那時端午橋在南京。學校比別省辦得認真些。招攷取相當的嚴格試驗。魯理成竟不會攷。上身邊的盤纏早已用罄。住在旅館裏沒有錢。清房飯賬兩三個月下來。旅館主人見他是個外省人。本地無親無故。年紀又太輕。怕他再住下去。拖累得更多。逼着要魯理成退出旅館。魯理成成本沒多的。隨身行李至此更成了一個光蛋。便流落在南京城裏。肚中饑餓難忍。也顧不得體面。竟自沿街乞食。祇是魯理成在南京乞食。也和江湖上賣藝的差不多。就憑着他那口彈的絕技。用線穿一個康熙錢。到一家鋪戶。即將康熙錢懸在人家門框

一生吃着不盡。

上口裏連珠般吐出三顆川豆一顆顆都從錢眼裏穿過去南京人見魯理成這小小的年紀就有這般本領又沒有一點兒寒乞相倒也不少的人拿錢給他是這們在京城裏混了半個月雖不曾受了凍餒然總覺得自己是一個要求學的人正在應求

之一節。

一之爲甚其可再。

們多戶人家半月之間沒一家鋪戶不曾去過第二遭去討各鋪戶便不肯和初次一般的多給錢了每日所得僅能糊口那有餘錢積蓄這日魯理成走馬府街經過見一家大公館門面懸燈結綵鼓樂喧闐門口立看好幾個豪奴悍僕轎馬絡繹不絕的進去知道是有喜事遂接近門口一看祇見大門框上釘着一塊楊公館的金漆牌子他也不知道是楊甚麼人的公館更不知道是做壽呢還是討媳婦祇心想這家既有喜事打發的錢米必較別家多些就將康熙錢懸在公館對面的一顆小樹枝上也學說了江湖上人賣藝的幾句開場口白立在門口那些豪奴悍僕多不會見過魯理成的這開場白。

就這們一鬧魯理成的運氣就鬧出來了。

此處亦學水滸筆

墨

剛剛接近又被颺開這是欲擒故縱之法

口彈都喜得眉花眼笑的望着魯理成吐了幾顆川豆沒一顆不從錢眼穿過看的人不由得都高聲喝采大家一哄笑早驚動了裏面的許多轎夫馬卒爭着跑出來看擁擠得那張大門沒一絲罅隙喝采的聲音就更加大了魯理成每吐三顆川豆即停住向看的討盤纏叵耐那些看的全是下等人大出手也不過三文五文魯理成正自悶悶不樂忽聽得一片讓路讓路的喊聲喊得那些看的人如波浪一般的向兩邊分開即見一個青衣小帽的人左手挾着一個紅漆帖包右手舉着一張大紅單帖名片口裏喊開衆人向門裏飛走後面跟着一匹大黑走騾騾背上騎一個華服少年容儀俊秀的了不得好像很詫異大門口爲何擁擠這們多人似的勒住了騾子拿眼向周圍望了一轉彷彿尋覓甚麼一眼看見了魯理成不住的遍身打量似很注意魯理成正待把技藝顯出來大門內已有人高聲喊請那少年將手中纏頭一拾的得的得幾步已走進大門裏面去了看的人復圍了攏來魯理成更是一肚皮的不高興暗恨自己的時運直如此不濟好容易才來一個有錢的人又很是注意我偏巧進去得這般快

他們是下等鬼。你
却是上等乞丐。
英雄末路。

人雖貧而志不短。
這是表明一段所
以表明魯理成之
爲人。

若再遲一刻兒見我打了幾顆口彈便不問我的話也總得給我幾百文於今討了這大半日口都吐乾了川豆打去了幾十顆還討不到一百文錢再打下去祇怕川豆打完了這些下等鬼也祇是白看走罷東邊不亮西邊亮去了南方有北方想罷走過去取下康熙錢衆人料是沒把戲看了登時散開了那個大圈子魯理成長歎了一聲一步懶似一步的走離了楊公館才走了一箭路聽得後面有跑路的脚音接着唛呀唛的唛了幾聲魯理成看自己前面並沒人走料是唛自己的回過頭來祇見剛才挾帖包的那個二爺對自己招手魯理成隨口問道幹甚麼呢那二爺道我家老爺叫你去玩把戲魯理成心想他家老爺大約就是那騎驃的人當下不覺得把臉沉下來答道我不是玩把戲的人怎的叫我去玩把戲多半是你那甚麼老爺弄錯了且慢魯理成方才還自恨命運不濟怪那騎驃的進去快了不會顯出技藝沒討得幾百文錢此時騎驃的教人來叫爲甚麼反把臉沉下說出這幾句不滿意並帶着譏嘲意思的話來咧這不是奇了嗎這其間却也有個道理在下曾親耳聽得這位魯理成說他當時雖

雖乞丐而不忘學
生身分。所以終成
爲學生也。

可憐天賦的傲性。
一旦爲境遇所迫。
便有許多發不出
來的魯理成尙有
發傲心之一日也。

已。乞。食。了。半。個。月。南。京。城。裏。給。他。錢。的。人。自。免。不。了。拿。他。做。叫。化。的。一。般。看。待。然。他。自。己。實。沒。一。秒。鐘。忘。了。學。生。的。身。分。伸。手。向。人。家。要。錢。自。己。却。認。爲。是。憑。技。藝。賣。來。的。不。是。白。向。人。討。的。他。因。爲。是。存。着。這。們。一。種。心。理。所。以。聽。了。那。二。爺。說。的。絲。毫。沒。含。有。敬。意。的。話。拿。來。朝。自。己。的。身。分。一。想。那。天。賦。的。傲。性。不。因。不。由。的。就。發。揮。出。來。若。不。是。爲。境。遇。所。逼。不。能。不。按。納。住。火。性。吞。聲。忍。受。早。已。碎。了。那。二。爺。一。臉。唾。沫。還。說。不。定。要。賞。他。兩。個。耳。光。豈。僅。回。說。這。幾。句。話。祇。是。那。二。爺。聽。了。魯。理。成。的。話。並。不。在。意。連。連。說。道。不。錯。不。錯。我。老。爺。就。要。看。你。拿。川。豆。打。錢。你。快。隨。我。去。罷。還。有。許。多。老。爺。們。要。看。咧。魯。理。成。使。跟。着。那。二。爺。走。進。了。楊。公。館。無。數。的。底。下。人。都。迎。着。嘻。嘻。的。笑。喜。的。又。有。把。戲。看。了。那。二。爺。教。魯。理。成。在。房。門。裏。等。着。自。去。裏。面。回。報。這。時。便。有。些。轎。夫。馬。卒。過。來。向。魯。理。成。問。長。問。短。魯。理。成。祇。得。胡。亂。和。他。們。答。應。一。面。在。口。袋。裏。揀。選。了。幾。十。顆。圓。整。的。川。豆。準。備。進。裏。面。打。給。那。些。老。爺。們。看。好。多。賞。幾。文。錢。等。了。好。大。一。會。工。夫。祇。是。不。見。那。二。爺。出。來。肚。中。有。些。饑。餓。起。來。心。中。說。不。出。的。焦。急。疑。惑。是。那。二。爺。有。意。這。們。尋。

世間往往有尋窮
人開心的無怪魯
理成要疑心

寫得那騎騾的少
年也活潑潑地

自然要沒好氣了
幸虧有這下文

窮人的開心氣不過問那門房道方才引我到這裏來的是誰家的爺們呢那門房有神沒氣的答道你在門外的時候沒看見嗎就是那位騎騾的老爺家裏的爺們魯理成道看是看見的那騎騾的是誰呢門房沒回答籬也響了喇叭也叫了門房連忙往外走原來是已散了酒席賀喜的客都要走了門房忙着出來伺候魯理成等到了這時已斷定是上了那二爺的當立刻站起身打算往外走因見大廳上的轎馬紛紛的如蜂擁般出大門祇好再等一等從門裏偷看那匹大黑騾也有人將繮繩解下準備給人乘坐的樣子一轉眼就見那騎騾的少年出來了伸手接過繮繩且不乘坐立在階簷下兩眼祇向四處張望忽高聲喊道來福來福喊聲才了那二爺已跑到跟前那少年嘴唇動了一動沒聽出說甚麼魯理成這時知道那二爺叫來福了祇見來福垂手應了聲是少年一躍上了騾背兩腿一緊逕出大門去了來福轉身向門房走來魯理成見面沒好氣的問道怎的害我在這裏老等連回信也不給我一個你們老爺來福不待魯理成說下去已伸手來拉魯理成的手道走罷我老爺因這裏人客太多教

從來福口中先一
逗。至此方點出盧子
卿。這全是來福口中
的話。所以七搭八
搭。嘗見今之做小
說者。往往在傭僕
口中。說出許多高
尚的哲理來。真是
太不合情理。

我領你到公館裏去。你的時運到了。我老爺的銀錢最鬆動。包你可多弄幾文。魯理成跟着走出了楊公館。在路上問來福道。你老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是幹甚麼事的。來福笑道。你問我老爺麼。他就是南京城裏人人知道的盧子卿。最是歡喜周濟窮苦的。人他家世代書香。他的文才比狀元還高。但他不肯去攷。祇在家裏吟詩作對。制臺請他去做官。他都不去做官的人。來拜他。他時常推說不在家。不願接見。也不去回拜。倒是流落江湖的朋友。向他求盤纏。三十兩五十兩的。送給人家。有時還留在公館裏住。幾日。魯理成聽了來福的話。暗想。盧子卿這人。不是小說上的甚麼。養孟嘗那一類人物嗎。當今之世。怎麼也有這種人呢。如果真能像來福所說的。我這回際遇。倒算有緣。二人說着話。經過了幾條大街。來福指着一家大公館。門面說道。那就是我們老爺的公館。魯理成隨着來福所指的。看那公館的勢派。比楊公館的規模。還要宏大。不知魯理成見着盧子卿如何。結果且待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第九章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此章專寫魯理成
得遇盧子卿方得
赴日留學又順手
把盧子卿的爲人
借此一寫

便有資助之意

第十章 學體育衆友助資 吃點心單身遇豔

話說魯理成同來福走到盧公館門口看那門面的勢派比楊公館還大知道是一個巨室來福將魯理成引進裏面一間書房教坐着等候來福自進內通報去了魯理成坐不一會祇見那個騎驛的少年風神瀟灑的走了進來魯理成忙起身立了一個正這少年便是來福口中所說不樂仕進在家安享的盧子卿當下盧子卿見魯理成起身行禮略把頭點了兩點自己先就椅子坐下來才指着一把椅子讓魯理成坐問了魯理成的姓名說道我看你很像是學校裏的學生模樣怎麼弄得在這裏賣藝糊口呢魯理成便將自己的身世從頭說了一遍盧子卿聽完嘆道可惜可惜你此刻仍想進學校讀書嗎魯理成道我原打算就討來的錢多積聚幾文做去上海讀書的盤費

欲就討飯所得而
進學校談何容易

可謂遭際無常

衣之食之是古俠

士好客之風

就案上陳列的書

籍點出盧子卿的

爲人

奈近日討的。不多。僅夠飯食。一文也沒得積聚。盧子卿點頭道。你到上海就有學堂。可進嗎。魯理成道。學堂是有的。不過能考的。進考不進。這就看我自己讀書的緣法。何如此時。還說不定。盧子卿絕不躊躇的說道。你且在舍間暫住些時。我設法送你進學堂。讀書我這裏甚麼書都有。你儘管拿着讀。不要把時間荒廢了。魯理成萬想不到有這般遭際。一時幾乎疑是做夢。不知要怎生回答。盧子卿當將來福叫到跟前。吩咐了幾句招待魯理成的話。又叮嚀魯理成。不要存心客氣。即進裏面去了。過了幾日。盧子卿教裁縫做了衣服。給魯理成更換。魯理成見書案上陳列的。都是些新民叢報。黃帝魂警世鐘。一類灌輸民族思想的書。以前在學堂。不會寓過目的。拿着翻閱了一遍。青年簡單頭腦。就不因不由的。改變了心裏才。明白盧子卿是個主張革命的人物。所以不肯做官。却喜和一班武官往來。魯理成在盧家住了兩個多月。這日。盧子卿忽走進書房。問魯理成道。你願意去東洋留學麼。魯理成道。祇要能去。那有不願意的。盧子卿笑道。不能去。我也不問你了。現在有一個機會。你願意就可一同去。國家資送學生出東

可見留學生排擠
之風甚盛。

一月二十元。照現

在日本的生活程

度是不設了。

盧子卿是一個愛

國者。

至此再將魯理成
性情學問一點醒。

洋留學上月南京考取了一批就在這幾日動身我因你的年齡程度都不合式又是江西的籍貫不便教你去投考就是勉強資緣補了官費恐怕將來受人排擠反爲不好我打聽過在日本留學的費用節省些兒一月有二十元足夠這一點點經費我還擔負得起你到東洋用功求學兩三年仍是一般的可以補取官費魯理成心裏十分不安道先生如此的栽培我我將來把甚麼報答先生呢盧子卿大笑道這算得了甚麼我不過盡我個人的力量替國家培養元氣你將來能爲國家出力便是報答我了你要知道現在的國家不是誰獨有的我們人人都有分而你這般年齡的青年責任更比人重自重自愛與自驕自滿不同你的前程很大不可妄自菲薄魯理成聽了盧子卿一番勉勵的話自是感激不幾日便跟着十幾個官費生動身到東京來留學盧子卿每半年郵寄百二十元給魯理成做學費那十幾個同行的官費生見魯理成性情豪邁中學也有些根底又會武藝更是苦心求學倒都欽敬他在東京一同進了宏文學院才讀到第三個學期這日魯理成接了盧子卿一封信並一百二十塊錢信是

歸結盧子卿。

原來是黃花崗中

人物魯理成何幸

得此友。

從前很有許多革

命家都願意學陸

軍。

失了接濟。

從上海寄的信中說有重要的事去廣東事成必相見很快如不成則希望魯理成能繼續其志努力做去信中雖不會明言去廣東做的甚麼事然魯理成知道是去廣東發難接了這個信心中自是十分聖念不多幾日日本報紙上即登載了革命黨人攻擊廣州總督衙門失敗的事殉難的七十餘人把個魯理成急得傷心痛哭祇是那時心裏還希望盧子卿不在七十餘人之內後來徵實確已死了就決心犧牲自己的學業要繼續盧子卿的志願心想宏文學院的普通科學就學成了也不能拿到革命事業上去用要研究革命用得着的祇有學陸軍但日本的陸軍非由清政府專送的不能進去和陸軍學校類似的祇有體育學校在體育學校也能得相當的軍事知識並且革命的事業第一是自己的體質堅強柔術劍術馬術都得知這些兒進體育學校是極相宜的魯理成的宗旨已定即獨自到大森體育學校報名大森的下宿屋比東京便宜一月並學費有十二三元足夠生活然盧子卿既死每月二十元的津貼費當然截止了魯理成家中又不能有钱寄來這一月十二三元的生活費却從何處取辦

從前的留學生尙有這種共同扶持之法。今恐并此而無之。輕輕巧巧被革命軍推翻了。文筆亦覺得輕輕巧巧。

魯理成之所以不能補官費。就開出下文一段事迹來。

呢。他初進體育學校的時候。就是同來東京的十幾個官費生。因他向學的意志堅強。若半途廢學。可惜。議定了每人每月幫助他一元。半年之後。他譯了幾種研究體育的專書。賣給上海書坊。裏得了些兒潤筆。他於是辭了同學的津貼。一部書譯成。可供好幾月的用度。辛亥年。他在體育學校。還不曾畢業。清政府已經輕輕巧巧的被革命軍推翻了。他不想趕現成就。懶得歸國。因他見清政府已經推翻。用不着再作革命的準備了。便又改進了中央大學。研究政治經濟。這時他原可以資緣補一名公費。資緣的手續也不煩難。祇要在他本省的省教育廳裏遞一張呈文。呈明履歷。再到他本省特派。的留學生經理員那裏。報一個名。繳納一張照片。即可補得。不過這種辦法。祇有民國元年。有魯理成這樣。資格的。能行。元年以後。一則因資送的太多。一則省庫都被各大。偉人烈士搜刮乾淨了。已補的尙須酌量裁減。未補的自不能望補了。但魯理成何以。坐在東京。却不去資緣呢。說起來。倒有一個笑話。在內。原來魯理成。年輕生得很漂亮。加以研究體育。肌肉異常發達。在留學中。儀容算是極俊偉的了。他雖不是個風流放。

因生理上關係不能不和女人接近。說來也是輕輕巧巧。孰能忘情。這是個風流孽債。

誕的人物。然就他小時候的行逕。看來便可知他不是個拘泥小節的人。祇苦於自知道人事以來。全是依人生活。手邊不會有過寬餘的錢。當盧子卿未死的時候。每月二十塊錢。一切節省着用。度尙可羨餘三五元出來。有時因生理上的關係。不能不和女人接近。一月總可有一二度的能力及至靠十多個友人的接濟。便是除學膳費外。毫無餘資了。後來譯了幾部書。手邊略略活動了些兒。又脫離了大森那種荒僻之地。移住東京。每逢禮拜六。禮拜日出外閑游。遇了可觀的女人。自不免有些色授魂與。這日正是禮拜他獨自一個到會芳樓。想吃些中國點心。才把點心的名色。向下女說了。下女答應着退出房後。偶一擡頭。見對面玻璃窗角上露出半邊。又白又嫩的臉來。那半邊臉上的一隻俏眼。正對準自己的臉。望着魯理成。起初尙不在意。以爲是一個少年生得美的男子。聽得這邊說話。張看是不是認識的人。也懶得回眼去望他。自低頭看菜單。上還有甚麼可吃的點心。沒有看了一會。又看出一樣點心來。從身邊摸出鉛筆。打算尋點紙寫了。教下女拿去。免得和下女說不明白。才一擡頭。找紙。祇見那窗角上。

東鄰處子。窺臣者
三年。

留東外史上大半
先是女子引誘男
子。

就害在這個衝動。

此刻方是魯理成
想看他們了。

又加了半邊雪白一般的臉那一隻水銀也似的眼睛也是瞬也不瞬的朝自己望着魯理成這才注意起來認真回看了幾眼那裏是生得美的少年男子呢竟是兩個如花似玉的中國女學生魯理成儘管回看他們他二人不但不知道害羞並且看出了神似的越看越下死勁的釘住把個魯理成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借着看壁上掛的字畫緩緩將視線移開祇是視線雖然移開到字畫上去了心思却仍是注定在玻璃窗角上不一會又忍不住將視線緩緩的移回窗角上來作怪魯理成的視線儘管移動他二人倒像是看西洋鏡的全不肯放鬆半點並都帶着笑容魯理成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就禁不住有些衝動剛才立起身走過去通個殷勤喳的一聲房門響下女送點心進來了一轉眼間再看那窗角窗簷布已放了下來兩半邊芙蓉嬌面都不見了魯理成心裏不捨祇等下女退去即跑到窗跟前隔玻璃朝那邊房裏望去奈窗簷布是懸在那邊的在這邊撩撥不開一點也瞧不見就在窗下立了一會以爲二人又要來看的祇是點心都等的冷了仍不見二人再露出半面來祇好退回原位胡亂

干卿底事。

鵠候。

到底年輕者尙知
害羞。
不知害臊的證之
曰老練。

把冷點心吃了也不再要按鈴叫下女來回賬順手指着隔壁房間下女道那房裏有
多少人吃料理下女道祇有兩個穿中國衣服的女人魯理成道會說日本話嗎下女
搖頭道有一個略知道說幾句魯理成道已吃過去了麼下女道剛回了賬差不多要
走了魯理成使不再問給了下女的錢忽忽忙忙跑出會芳樓立在對面一個商店的
房簷下等候沒一刻工夫祇見兩個新式裝束的女子都梳着東洋女學生髮結穿着
高底尖皮鞋一前一後的走下扶梯立在賬臺跟前和那管賬的談話魯理成估量那
走前面略肥胖些兒的年齡約有二十四五歲後面那個苗條些兒的不過十八九歲
真是燕瘦環肥各盡其妙肥胖些兒的和管賬的談話背朝着街上那苗條些兒的面
朝外立着一眼就看見了魯理成這時却露出些害羞的樣子眼波兒一動兩臉就紅
了忙把頭低下去似乎遞了個暗號給那肥胖些兒的登時回過臉兒來向兩邊望了
一眼視線才到魯理成身上這個就老練點兒全不知道害臊望着魯理成笑了一笑
仍轉臉與賬房談了幾句那賬房連連點頭二人即攜手走了出來向九段這方面低

吊膀子釘梢都是
中國新豔的名詞。

似乎故意說給傍
人聽。

已經笑了兩次了。

魯理成到底面嫩。

頭細語的行走魯理成在日本雖曾嫖過但嫖的是日本女郎這種吊膀子釘梢的勾當却不會幹過第一次這時爲一念色慾所衝動一切都不知道顧忌了見二人向九段方面走兩脚毫不遲疑的提起來就趕上去二人並不回頭魯理成趕到切近便聽得肥胖些兒的向苗條些兒的說道這時候還早我們何不去靖國神社玩玩呢橫豎回家也是閑着無事苗條些兒的點頭答道好可是好不過我想先到勸工場買幾樣東西再去靖國神社免得回頭又忘記了肥胖些兒的道你要買甚麼東西呢勸工場裏彎彎曲曲的轉得人一雙脚生痛從勸工場出來那裏還有精神去游靖國神社咧看你要買甚麼東西回頭來買我包你不會忘記苗條些兒的低聲說了兩句魯理成沒聽出說的什麼肥胖些兒的旋走旋掉過臉又望着魯理成笑了一笑魯理成實在想趁這個機會緊走一步和二人搭話奈話沒說出口心裏早禁不住跳起來一時也想不出應說幾句甚麼話這一口勇氣還不會鼓起那掉過來的臉兒又已回過去了失了這個機會在路上更沒有攀談的希望了行行復行行已到了九段勸工場的門

處處用笑字作關
鍵一連幾個笑字
筆下有神

能開談是弔膀子
第一秘訣

涎皮涎臉方得進
身

首二人走進門魯理成正待跟進去忽見二人又笑嘻嘻的退出來恰好與魯理成正面撞着那苗條些兒的更笑得將臉躲在肥胖些兒的背後魯理成忙退後讓開一步趁勢也笑着問道二位怎麼進去又退出來呢苗條些兒的祇笑得說話不出魯理成以爲在門裏發見了甚麼可笑的东西所以笑得這樣伸着脖子朝門裏一望祇見一個二十多歲的日本商人坐在門裏並沒一些兒可發笑的东西兩個女子也不答話走到東邊的大門就進去了魯理成擡頭見門框上面寫着入口兩個字原來剛才走錯了走到出口的門裏去了幸得有這一錯錯成了魯理成一個開談機會兩個女子雖不會答話然魯理成曾經向二人開了口以後說話便容易了膽力也無形的增加了許多一進了勸工場距離卽不似在路上那般遠遠緊跟在後面二人看這樣貨物魯理成也看這樣貨物因聽得會芳樓的下女說二人不會說日本話正好借此獻些兒殷勤二人拿這樣貨物看魯理成卽向那照管貨物的問價還價照管貨物的把三人看作是一道的魯理成依着二人看的給錢買了照管貨物的包裹起來就交給兩個

肯答話是第二重
的進步。

妹妹你接了罷，似
有機帶雙敲之妙。

柔荑一握，漸漸接
近了。

不是不讓你握就

女子手裏兩個女子不肯接魯理成忙陪笑說道我專誠買了送給女士望女士賞臉收了不然日本人見了我太沒有面子肥胖些兒的笑答道誰教你買這個我們祇看又不想買魯理成見他居然肯答話真喜得要作獅子舞了來不及的湊攏去說道祇要女士賞臉接了用不着時再攢掉也沒要緊肥胖些兒的即向那苗條些兒的道妹妹你接了罷快走這裏面人多怕遇見熟人那女子真個伸手接了勸工場裏照例人多擠擁禮拜日更甚魯理成那顧得怕遇見熟人家巴不得人多好擠在一塊兒和兩個女子摩肩擦背的走愛女人誰也知道要愛年輕的又走後面魯理成靠緊了他的臂膊勸工場裏的光線本來不強加以人多無論怎麼挨着走是沒人注意的是這般靠着走不了幾步那女子的柔荑纖手偶然觸在魯理成的手上魯理成到了這時真是色膽天來太一下就把那女子的手握住那女子也不掙脫任憑魯理成握了走到人稀的地方才想脫出來魯理成祇牢牢的握住不放那女子輕輕的擰了兩下沒擰開急得紅了臉小聲說道姨嫂嫂看見了難爲情魯理成這才把手鬆了

是被人看見了。未免難爲情。

至此不愁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中間夾一段日本人的商業習慣。

也放低了聲音回問道。尊寓在那裏。我能去尊寓請安麼。那女子搖搖頭不做聲。趕上一步牽了他姨嫂嫂的手。走到賣角梳的地方。拿了幾把角梳。看魯理成正要問價。年輕的女子已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交給照管貨物的口裏。說着極清脆的日本話。道這幾把都買了。找錢給我。魯理成聽他的日本話。雖說得不十分流暢。發音却甚準確。並且是日本上等人家令嬢的語法。反覺得自己的日本話沒說得這般好聽。那照管貨物的接了鈔票。問還買旁的東西不買。魯理成向二人說道。這裏面的東西都有。還價的照這紙條子上寫的價錢買了。就上了當。比較外面要貴三成以上。依我不要。在這裏買罷。二人都道已給過了錢。上當也沒法了。魯理成要獻殷勤。連說不要緊。日本人做生意。不像內地的商人。那怕交了錢。祇要原貨。現在沒有損壞。儘可退貨。還錢說着。卽對照管貨物的說了幾句貨色不對。請他將鈔票退出來的話。硬把貨物退了。收回鈔票。日本人雖不願意。但也說不出甚麼。祇這們一來。倒把兩個女子嚇的。不敢看貨買貨。了一路不停步的走了出來。魯理成湊上去問道。還是去靖國神社玩玩麼。

遇着哥哥就倒霉。
哥哥真不堪回首。

此種想頭也確。

這一段也是欲擒
故縱之法。要是就
此颺去。那可以不
必有此一段筆墨。

那個姨嫂看了手腕上的錶說道妹妹我們回去了罷不要在靖國神社前遇着
你哥哥那才真倒霉呢我也才見過這們樣的人也不知道避一些兒嫌疑那有這們
涎皮涎臉的魯理成慌忙陪不是道女士儘管放心我離遠些兒就是了邊說邊挺胸
向前走做出不與二個女子相干的樣子走了十來步回頭看二人還立在勸工場門
首沒動也不是在那裏談話魯理成心想他們是好人。家女子幹這種勾當自然要極
秘密怕熟人撞見我剛才種種舉動也實在過於急色了些看他們的情形和不知道
避一些兒嫌疑的話可見他們心裏是很願意和我要好不過要我做得機密些此時
立在那裏不動必是教我先去靖國神社他們隨後就來的意思當下即橫過了電車
道走上九段坂立在坂上看二人時祇見遠遠的來了一輛車二人已移步到停車的
地方等着要上車的樣子魯理成一見這光景祇急得跺脚連說怎麼了待跑下九段
坂跟上電車奈相離停車的所在太遠電車已飛也似的到了萬分來不及一轉眼見
二人已上了電車魯理成光開兩眼望着電車的鈴子當當響了幾聲已開行了魯理

矣。

留東外史補 第十章

一四

成。忽。然。心。生。一。計。暗。道。我。不。如。此。如。此。的。追。上。去。不。知。魯。理。成。如。何。追。得。上。電。車。且。俟。
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此非熟於東京電車線者不能道隻字

說來羅羅清楚

人急智生

第十一章 看名片嚴監督發急

窺窗戶潘良仲探奇

話說魯理成見電車已經開行了看那電車上的牌子是開往赤阪見附的這時若是在別處的電車那怕距離再遠些憑着魯理成那兩條曾經練過賽跑的腿也可追趕得上無奈九段坂下的電車開往本鄉須田町以及上野各方面的是下坡路最好追趕惟有開往四谷赤阪方面的一過九段坂就得鑽過一個小小的山洞在未進山洞以前右邊是很高的石巖左邊是一條很深的圍護皇宮的河電車軌道旁邊沒有給人通行的道路無論如何會跑的人也不能在這條路上追趕電車魯理成當下一著急却急出一條道路來知道開往四谷赤阪方面的電車一駛過九段坂的山洞到了交叉點照例須停留一會避讓從各方面開來的車並且在山洞下行駛的時候比較

也幸虧他的腳底
不慢這一句補筆

寫一片癡心妄想
的心

這一大段全寫的

釘稍文字

弔膀子也要用破

釜沉舟之志方能

有效

在別處行駛速率減少得多。若從九段坂上步行趕去盡力的跑。會跑的必能趕上。魯理成既急出了這條道路。當下連忙認明了那電車的號碼。一面回身就跑。他的腳底下也真不慢。那電車剛到交叉點。魯理成也趕到了。祇是已跑得呼呼的喘。轉不過氣來。正待一躍上車。祇見那兩個女子已從前面運轉臺旁邊一先一後的跳下來。魯理成見了心中好生詫異。暗想才坐了一個停車場。怎的就下來了呢。莫不是他們見我追來了。料知擺脫不了。特地下來打算真個和我同去靖國神社玩耍麼。哈哈。那有這般好事。二人下了車也不回頭。也不停腳。隨即橫過電車道。互挽著手向前行走。旋走旋交頭接耳的談話。竟像不知道有魯理成在後面拚命追趕似的。魯理成既追了一個停車場。此時又已見著了。豈有放手不追上去的道理。倒抽了一口氣。便趕上去。咳嗽了一聲。二人回過頭來。一見魯理成跟在後面。那肥胖些兒的臉上登時露出驚慌的顏色。用臂膊挨了那苗條些兒的一下。彷彿催他快走的意思。魯理成到了這時。祇得挾一個破釜沉舟之勢。膽也大了。臉皮也厚了。湊上前一步。說道。兩位怎麼忽然害

膩友兩字未免唐突。

可見女子心腸容

易轉變。

自言自語得可笑。

可算是一個堅忍

不拔的釘稍家。

還算是知趣。

怕起我來。既承兩位的美意。在先我也祇希望得兩位做個膩友。並不敢有旁的念頭。請教兩位貴姓尊寓在那裏。那苗條些兒的紅著臉。把頭低了。不做聲。那肥胖些兒的。臉色更覺驚慌得厲害。也不回答。挽緊了這個的手。就走。魯理成實在猜不透二人的心理。不知道爲甚的。在會芳樓的時候。無端的是那們表示好意。在勸工場裏面也還似乎是有意要好。怎麼無緣無故的會改變出這們一個態度來呢。見二人又提起腳。走就跟在後面。獨自的口裏念道。兩位索性在會芳樓的時候。不先理我。我也不敢無禮。於今既把我引到了這裏。那麼兩位上天。我就趕到靈霄殿。兩位入地。我就趕到水晶宮。不問兩位跑到那裏。我是追到那裏的。二人見魯理成這們說。祇得停步回頭。那個肥胖些兒的笑向魯理成說道。對你不起。求你不要再跟著走了罷。我家裏實在不能教你去魯理成。見他笑得很勉強。料知他心裏害怕。便也笑答道。我可以不進兩位家裏去。祇要認明了番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好來給兩位請安。我到了尊寓門口。自知檢點。決不至使兩位爲難。那女子躊躇了一會。道。我下次出來的時候。到你家來。

這一張名刺就惹
禍了。
得步進步。

本來是無意識。
僅僅一轉瞬的事
兒。便加上他們愛
憎無常四字的罪
名。可是近來女子
的愛憎無常的確

好麼你把地名寫給我。祇求你莫跟著我們走。魯理成想了一想點頭道。好。隨從懷中摸出一張名刺來。用鉛筆寫好了。住處這時魯理成還住在早稻田風光館。照着番地寫好了。交給那女子。那女子接了。連看都不看。即揣入手中。提的一個小提包裏面。望著魯理成道。這下子你可轉去了麼。魯理成道。轉去是可以。轉去。但兩位何時能到我那裏來。須請約一個日子。我好。在館裏恭候。那女子道。就在後天罷。魯理成看他說話的情形。不像是有誠意的轉念。一想覺得無味。我一個好好的男子。漢從來沒幹過這種無意識的事。他們既已表示不願意我的樣子。我又何苦祇管糾纏他們呢。當下便正色說道。不是我敢無端的向兩位無禮。兩位既是愛憎無常。我也就不敢領教兩位的好意了。罷罷。請把我那名片退還我。不要反害得我牽腸掛肚。那女子卻也作怪。見魯理成說出這些話。臉色倒轉和悅了。和這個苗條些兒的低聲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復望著魯理成道。你的地名留在我這提包裏。沒有關係。你放心。好。哪。魯理成也明知沒有關係。並且心裏仍不能斷念。不希望他們真個肯來。不過自己不願意再是

在短時間內往往轉移，

公費是由一張名

刺斷送了。

上海有一個嚴筱

舫，但決非此做過

留學生監督的嚴

筱舫。

原配的太太總說

醜陋千古同慨。

先行交易擇吉開

張的新婚式。近

方。才。那。們。不。願。身。分。涎。皮。涎。臉。的。和。他。們。糾。纏。罷。了。祇。略。點。了。點。頭。回。身。就。走。了。過。了。兩。日。並。不。見。二。人。找。到。風。光。館。來。也。就。沒。把。這。回。事。放。在。心。上。誰。知。就。因。這。們。一。來。魯。理。成。的。公。費。便。再。也。沒。有。補。給。的。希。望。了。甚。麼。道。理。呢。原。來。在。會。芳。樓。轉。魯。理。成。念。頭。的。這。兩。位。寶。貝。說。起。來。很。有。些。來。歷。那。個。肥。胖。些。兒。的。是。留。學。生。監。督。嚴。筱。舫。的。如。夫。人。苗。條。些。兒。的。是。嚴。監。督。的。胞。妹。就。是。在。北。京。有。名。的。嚴。無。非。女。士。嚴。監。督。這。位。如。夫。人。並。不。是。甚。麼。不。三。不。四。的。人。家。女。兒。他。父。親。在。清。朝。是。一。個。吏。部。主。事。四。川。人。姓。陳。名。字。卻。記。不。清。了。嚴。無。非。在。北。京。甚。麼。女。學。校。讀。書。的。時。候。和。他。同。學。彼。此。十。分。要。好。嚴。監。督。那。時。也。在。吏。部。當。差。因。自。己。胞。妹。的。紹。介。得。見。著。這。位。陳。小。姐。嚴。監。督。雖。有。一。位。原。配。的。太。太。祇。因。容。貌。生。得。醜。陋。不。稱。嚴。監。督。的。意。久。有。意。想。弄。一。個。姨。太。太。就。苦。於。沒。有。合。式。的。陳。小。姐。在。女。學。生。伴。裏。很。負。些。善。於。交。際。的。時。望。嚴。監。督。一。見。傾。倒。一。再。求。他。自。己。的。胞。妹。從。中。穿。針。引。線。彼。此。居。然。成。了。一。個。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新。婚。式。當。成。就。好。事。的。時。候。並。不。會。說。明。將。來。做。大。做。小。後。來。嚴。監。督。事。事。都。能。如。陳。小。姐。

日大流行

陳小姐是小大由

之

毀了婚約的好

仇視貞操四個字

下得妙

雖仇視貞操卻也

仇視激烈行動

欲颺下教人怎颺

的願陳小姐也祇要能朝夕厮守在一塊就不問是大是小了嚴無非從小時候原已許了人祇爲男家是個極舊式的家庭嚴監督曾託媒人去男家說教送妹婿進學校讀書必須在大學畢業之後方許結婚男家抵死的不肯兩下幾番交涉弄得僵了彼此都賭氣毀了婚約及至運動了這留學生監督的差使帶着姨太太和妹子到日本來原存心要物色一個相當的人物招做妹婿奈一晌不會覓得論到陳無非的性格雖是一個新式的女學生從來跟著自己姨嫂子仇視貞操慣了的然而生成的面皮很嫩歡喜溫存蘊藉的少年男子祇在眉目精神之間表示愛慕的意思他才合式若在大庭廣衆之中動手動腳以及種種很激烈的表示他一見倒害怕起來魯理成的模樣在嚴無非的心目中也還覺過得去就因表示的過於激烈了些所以弄得中途變卦但是兩姑嫂的心理又都有些不捨得完全把魯理成斷絕起初魯理成寫地名本存著有哄騙魯理成脫身的意思及見魯理成真個要走了索退名片兩姑嫂在會芳樓轉的念頭不覺又發動了因此商量著不肯退還事也奇怪嚴監督平日對於

也無從理會起。

心血來潮是魯理

成的公費作祟。

何至於氣得如此。

蹄子以騷爲貴。

駁得妙。

至少交換一種比

名片還貴重的東

白己姨太太及妹子行爲素來不大理會。他們姑嫂時常出外整天的不回家。嚴監督像是相信得很。連問也不問一聲。他姨太太手中提的那個小提包。嚴監督更不會動手。打開看過這日不知爲甚。他忽然心血來潮。姨太太回房將提包放在櫃裏。就到嚴無非房裏談話去了。嚴監督陡然覺得姨太太平常回家提包是隨手亂放的。今日巴巴的打開櫃子放了。似乎提包裏有甚麼緊要的東西。卽起身開櫃。拏出那提包來。這種小提包原沒有鎖的。隨手打開一看。最容易注目的就是魯理成這張名片。嚴監督將名片拈在手中。不由得氣的那手發抖。卽時把姨太太叫進房來。用手指點著名片問道。這東西是那來的。嗔你這騷蹄子在外面幹的是些甚麼事。還不快給我好好的說出來。姨太太見了倒不慌不忙的笑道。一張名片有甚麼那來的。值得這般大驚小怪。沒得笑煞人呢。難道我在外面偷漢子。還用得著交換名片麼。嚴監督一肚皮的怒氣。被姨太太冷冷的幾句話說得不好。如何發作了。呆呆的望著名片發了一會。怔畢竟按納不住。火性復厲。聲問道。這魯理成是個甚麼人。他的名片如何到你提包裏來。

西●

原來是位老師●

名片上的字不會

看過這話只怕倒

確●

也是魯理成的運

氣不好●

上海曾有過一位

的總應該有個來歷姨太太笑道名片是我自己放在提包裏的不過我連看也沒看
我同妹妹到會芳樓吃料理這人忽走進房來向我和妹妹行禮我們雖見面不認識
他但他既走來向我們行禮我們祇得起身問他進來有甚麼事他說五年前在北京
當英文教員教過我和妹妹的英文還認識我們的面孔今日無意中在外國遇見了
也是很難得的所以特地進來談談後來就留了這張名片放在桌上請我們高興的
時候到他那裏去玩我們祇含糊糊的答應了也沒說去也沒說不去他走後我隨
手將這名片擱在提包裏名片上是些甚麼字我至今不會看一眼嚴監督聽了這一
派胡謔的話卻不疑心祇問了一會魯理成甚麼年紀在日本幹甚麼姨太太仍是一
陣胡謔這場風波就這們敷衍過去了然過不到幾日嚴監督忽在江西經理員家裏
發見了魯理成的一張半身像片上面寫明了姓名籍貫年齡學校觸動了嚴監督的
心事見像片上寫的年齡祇二十二歲暗想今年還祇二十二歲五年前不祇有一十
八歲嗎那時北京那有十八歲的英文教員呢料定是自己姨太太掉的槍花心裏不

十六七歲的校長。怎麼北京沒有十八歲的英文教員。僅僅送了一張名片。若然沾了皮膚。難道以公費交換便值得嗎。

苦學自費生就不該有這妄想。卻上

由得就疾惡起。魯理成來便問江西經理員魯理成。是公費是自費。江西經理員說現在尚是自費。這張像片就是爲請補公費才照了送來的。嚴監督遂乘機破壞魯理成。隨口說出魯理成許多不敦品不勵學不應補公費的理由來。並託江西經理員呈復江西教育司。未補則無庸補。已補則請取消。可憐魯理成連嚴監督姨太太的皮膚都不曾沾著。倒被嚴監督一陣醋氣。將一名公費衝掉了。事後有人向魯理成說出補不上公費的原因來。要魯理成去質問嚴監督。魯理成倒處之泰然。說一名公費供養不了我一輩子。我若真想得公費。也不學這法政了。我能考取五高。姓嚴的够得上破壞我麼。魯理成的公費。既不會補得。同鄉的很有些替他不平。見他住在下宿屋裏。花費太大。他們同鄉會原租了一間房子。在神田北神保町。是一個八疊席子的貸間。房主人兩老夫婦。姓村田。將樓上一間房子分租給江西同鄉會。做會所。每月得十塊錢。房租開一次。常會給一塊錢的茶水費。平日是沒人來往的。魯理成是一個苦學的自費生。同鄉的都以爲會所白空著。可惜公推魯理成住在裏面。自炊生活。魯理成在裏面。

丁人家一個大當。

歸結到潘良仲搬

來與之同居。

以上結魯理成以

釘稍失卻公費下

文便另起波瀾。

你來了就發見了。

想見潘良仲從此

住。了。不。少。的。日。子。也。很。相。宜。這。回。潘。良。仲。從。麻。布。警。察。署。出。來。急。於。要。移。居。一。時。又。想。不。出。相。當。的。所。在。他。本。來。和。魯。理。成。要。好。知。道。魯。理。成。一。個。人。住。一。間。八。疊。席。的。房。很。是。寬。敞。暫。時。搬。去。同。住。是。不。妨。事。的。也。無。須。商。議。就。把。行。李。搬。來。同。住。了。同。鄉。的。祇。要。魯。理。成。願。意。不。說。甚。麼。也。沒。人。多。管。閑。事。出。頭。反。對。但。是。魯。理。成。獨。自。在。同。鄉。會。裏。住。了。多。少。日。子。一。晌。都。是。平。安。無。事。沒。有。弄。出。甚。麼。笑。話。祇。潘。良。仲。一。搬。進。去。那。同。鄉。會。就。不。得。安。靜。了。同。鄉。會。的。房。屋。坐。落。在。一。條。小。巷。子。裏。面。對。門。一。所。半。新。不。舊。的。房。子。門。框。上。懸。着。一。塊。六。七。寸。長。的。木。牌。子。上。寫。着。長。谷。川。秀。一。五。個。草。書。字。魯。理。成。以。爲。是。一。個。姓。長。谷。川。的。日。本。人。從。來。走。那。門。首。經。過。連。側。眼。都。沒。有。望。過。裏。面。一。下。潘。良。仲。搬。來。才。住。了。兩。日。忽。笑。向。魯。理。成。道。怪。道。你。住。在。這。裏。這。們。久。不。想。移。居。也。不。大。在。朋。友。處。走。動。祇。終。日。守。在。這。房。裏。原。來。這。房。裏。有。這。房。裏。的。好。處。魯。理。成。摸。不。著。頭。腦。怔。了。一。怔。問。道。這。房。裏。的。好。處。在。那。裏。不。就。祇。不。要。我。的。房。租。嗎。潘。良。仲。指。着。魯。理。成。嘆。呀。嘆。的。嘆。了。幾。聲。笑。道。你。還。要。裝。媽。嗎。祇。不。要。房。租。的。好。處。誰。不。知。道。魯。理。成。正。色。

以後很注意到鄰家。詩句用得恰當。

偏是中國女子。

不是見了鬼，倒是見了天仙。

情人眼裏出西施。

道除了這個更有甚麼好處。我實在不知道了。你倒不要吞吞吐吐的爽利些說出來。罷。潘良仲用嘴向前面的窗子一嚙，笑道：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不是這房裏的特別好處嗎？魯理成道：對門住了甚麼生得好的女子？我在這裏住了這們久，一次也不會見過你。搬來才兩天，怎的倒被你發見了？是個甚麼模樣的女子？你在那裏看見的？潘良仲道：你真個還不會看見麼？就在對門樓上，不是住了一個生得很漂亮很年輕的中國女子麼？魯理成吃驚似的問道：怎麼對門住的是一個姓長谷川的日本人？他樓上如何會有中國女子？你不是見了鬼麼？潘良仲道：日本人樓上，你怎見得就不能住中國女子？難道祇許住中國男子嗎？魯理成隨即立起身來，走到窗戶跟前，推開窗向對門一望，見那樓上的窗門關了，看不見裏面，是不是有中國女子？潘良仲也走過來，同看魯理成，指着對面窗戶問道：是那樓上麼？潘良仲點頭道：我剛才就是站在這裏看見的那女子的年紀，至多不過二十歲，身段生得自如，因祇看見上半截，不知道怎樣。至於容顏丰度，我在女留學中還不會見生得這般齊整的呢。不過我

寫得掩映之至。

大有同病相憐之
慨。

可名之曰佛動心。
真錯怪了魯理成。
開窗關窗未免太
忙了。

看他那臉上很帶着憂鬱的樣子。一手扶着窗臺。愁眉不展的望着我們這邊。我還祇道他是望你你在樓底下弄飯。我正想下樓給你一個信。他卻急忽忽的把窗門關了。魯理成笑道。我的書案因靠後面的窗戶。放着這前面的窗戶。從來不大打開。這窗臺上堆放著很多的書。不是前日你搬來的時候。才將那些書移到那面去的嗎。我尙不知道有他。他怎麼會來望我。你不要胡鬧。這不是當要的你。我都曾爲這女人上面吃過很大的虧。此後對於女人。總以謹慎的爲好。潘良仲還不會回答。祇見對面的窗門又開了一個。淡粧少女伸出頭來。兩眼盈盈的朝這邊望着。魯理成一看。真是黛眉斂怨。淥老凝愁。像是有極大的心事。不得解決似的那一種憔悴可憐的模樣。直能使羅漢低眉。金剛俯首。魯理成怕又惹出是非來。退進房把窗門關了。潘良仲會錯了意。以爲魯理成和那女子有關係。怕人看出來。所以推說不會看見。這時看見了。就怕那女子做出甚麼樣子來。祇得把窗戶關了。不看潘良仲。却偏要再看看。一伸手又把窗門開了。但是這邊再開窗門。而對面的窗戶又已關上了。潘良仲立了一會不見。再開祇

兩人比起來。當然
是魯理成老實潘

良仲佻健。

到底是日本人家

裏嗎。讀者也是一
個疑團。

美人必得有此粗

莽男子。方見其美。

好。回。身。笑。道。你。還。裝。假。正。經。說。是。不。會。見。過。他。卻。爲。甚。麼。對。你。使。眼。色。呢。我。又。不。搶。奪。
你。的。你。瞞。了。我。幹。甚。麼。魯。理。成。道。你。真。是。活。見。鬼。了。你。甚。麼。時。候。見。他。如。何。對。我。使。眼。
色。看。你。這。人。有。多。們。沒。有。天。良。那。女。子。憔悴。憂。傷。的。模。樣。無。論。如。何。鐵。石。心。腸。的。人。見。
了。也。祇。應。有。可。憐。他。的。意。思。不。容。發。生。絲。毫。邪。念。你。怎。忍。心。說。出。這。些。話。來。呢。潘。良。仲。
見。魯。理。成。說。出。這。般。莊。嚴。的。話。來。也。連。忙。收。了。嘻。笑。的。臉。點。頭。答。道。我。也。是。覺。得。他。那。
愁。眉。不。展。的。樣。子。教。人。見。了。可。憐。祇。是。你。住。在。這。裏。很。久。了。直。到。今。日。我。發。見。了。你。才。
看。見。祇。怕。他。也。是。才。搬。來。不。久。的。我。想。中。國。女。子。單。獨。一。個。人。決。不。會。住。在。日。本。人。家。
魯。理。成。道。我。不。也。是。這。們。設。想。嗎。你。再。去。打。開。窗。門。看。看。大。門。上。懸。的。那。塊。寫。着。長。谷。
川。秀。一。的。牌。子。除。掉。了。沒。有。若。是。除。掉。了。就。是。換。了。戶。頭。潘。良。仲。復。推。開。窗。門。朝。下。一。
看。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粗。莽。漢。子。滿。臉。的。絡。頰。鬚。鬚。從。大。門。裏。出。來。隨。手。把。門。帶。關。
從。懷。中。摸。出。一。把。中。國。式。的。牛。尾。鐵。鎖。來。將。門。鎖。了。頭。也。不。回。的。走。出。小。巷。子。去。了。潘。
良。仲。見。了。那。漢。子。的。兇。橫。模。樣。不。覺。打。了。個。寒。噤。不。知。那。漢。子。是。誰。日。俟。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第十一章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伸舌搖頭是個鬼
相所以魯理成問
他爲甚做出鬼臉
來。

原來弔膀子不是
正人君子幹的事。

第十二章 回教徒來東學劍 輕薄子窺壁受驚

話說潘良仲從窗眼裏看見那個粗莽漢子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連忙縮退身軀向著魯理成把舌頭伸出來祇管搖頭魯理成看了他這個樣子忍不住笑問道你看見了甚麼做出這般鬼臉來那木牌子還懸著麼潘良仲指著魯理成的臉哈哈笑道你一定是瞞着我所以說對過住的是日本人以爲我聽說是日本人便不會注意沒想到就被我看出來了看你還隱瞞得了麼魯理成正色道你不要胡說我甚麼事要瞞你被你看出甚麼來了你就說罷我從來不歡喜幹瞞人的事並且弔膀子雖不是正人君子幹的事然我既幹了就不必諱莫如深難道還怕誰來干涉我嗎我的公費已是因弔膀子不曾補得於今更不怕有人破壞我了潘良仲見魯理成說話的神氣不像

不能不治以失察之罪。

因弔膀子而審量及對手方之男子爲學進矣。

格外的一描摹見得是個醜男子。不是個醜男子。怎麼顯得出美婦人來。

是裝假的便點點頭說道。那就是了。不過你在這裏住了好幾個月。怎的對過住的是中國人。你都不知道呢。魯理成道。是中國人嗎。你剛才看見是甚麼樣的人呢。潘良仲道。我說中國女學生。決不會單獨住日本人家的。貸間果然。剛才我看見從大門裏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看他那容貌氣宇。可斷定不是個讀書人。身上的衣服。雖然穿得很闊氣。但一些兒不文雅。外面披著一件英板利斯（外套中之一種）尺寸略小了一點多半。不是他自己照著身體做的。我因他從身上摸出一把中國式的鐵牛尾鎖來。鎖門才見著他和服的袖口。確是日本紳士衣服的裁料。他的面貌。我雖因他背著身子鎖門。我又站在門處沒看得十分仔細。祇是他跨出門的時候。我已見著了一個大概。皮膚粗黑。還不打緊。就是那下頷一部絡鬚鬚。實在令人見了害怕。索性留起那鬚來。倒也能了。偏要剃掉。卻又不剃乾淨。留著三四分深淺。遠望去簡直和刺蝟一樣。兩道眉毛也是又粗又黑。覆在那兩隻銅鈴般的眼上。一個酒糟鼻子。倒是不小。古小說上說甚麼鼻如懸膽。這人的鼻子真像是懸的一個牛膽。一團酒杯。

鼻如懸膽象其形
并顯其色。

潘良仲心思很細。
其實是作者文筆
之細。

這一駁便是要潘
良仲再加一層說
明。

粗細精圓的肉垂在嘴唇上。你看像不像是懸膽呢。魯理成笑道：够了，不必再形容其盛德了。我問你那男子一個人出來的嗎？潘良仲應是魯理成道：祇怕是那女子走在前面已拐了彎，你不曾看見麼？不然他怎麼會把大門反鎖了？咧潘良仲搖頭道：沒有的事，無論決沒有這們快才在樓上窗門裏看見那女子，並不是將要出門的裝束，並且那男子出來的時候，我分明見他臨時把門推開，若是那女子出門在先，明知男子跟在後面，如何會將門帶關呢？魯理成道：女子既不會出來，那男子卻爲何把門反鎖起來呢？那女子關在裏面，不是出入都不能自由嗎？潘良仲道：照那愁眉苦臉的樣子看來，也是像失卻了自由的魯理成道：你看清了那男子是中國人麼？他穿的是和服，又沒向你說話，你何以見得是中國人？咧潘良仲道：他那模樣舉動一望就能斷定他是個中國人，何待他開口說話？他並有一個很顯明的證據，不但可斷定他是中國人，且能斷定他是個來日本不久的中國人。魯理成笑道：我倒小看了你這們胡亂望一眼，居然能看出甚麼證據來，且說出來，看你所謂證據的確鑿不確鑿。潘良仲笑道：

此亦非久在日本
的人不能提出這
證據

一把鎖上便有這

許多講究

我亦云然

反鎖了門的確是
一樁疑案

今日這般晴明天氣若是日本身上穿了那們漂亮的和服腳上決不會著皮靴日本
本人穿和服著皮靴的我雖也會見過然大抵下等商人居多還要雨天才晴天無
有不是木屐草履的這是不是個確鑿的證據呢魯理成點頭笑道這話是不错祇是
鄉下人到東京來的就在晴天穿和服著皮靴的也很多不過這人既拿出鎖來鎖門
可知不是初來東京的鄉下人潘良仲道是嗎他拿出來的鎖是一把很長大的鐵牛
尾鎖日本人固不會用這種鎖便是來日本略久的中國人也不會用這種鎖這也可
算是一個證據魯理成偏著頭尋思甚麼似的尋思了好一會才擡頭向潘良仲道這
事很是蹊蹊很有給人研究的價值這個女子身上必夾雜了一段極奇離的情史潘
良仲點頭道我也是這們想魯理成道我照剛才所見的情形推測那男子腳上穿的
便不是皮靴也應該是一個中國人一則因為中國女子不會單獨住日本人家的貨
間二則那男子若不和這女子有密切的關係如何自己出門將女子反鎖在屋裏據
你說男子那們大的年紀又那們醜的容貌不是這女子的原配丈夫是誰也看得出

兇橫而加以屠夫
之稱，更見兇橫，
妍媸老少，往往爲
肉慾所蔽。

這也慮得是。

畫眉又是美人所
蓄之鳥。
一畫眉籠也寫得

的這女子既生得如此縹緲，要姘人還愁沒有相當的少年男子嗎？怎麼會姘一個這們屠夫也似的兇橫人物呢？這其中必有個很奇怪離的緣故。世間男女苟合的事，原也有許多年齡資格極不相稱的。然在旁人看了極不相稱，而在當事者爲肉慾所迷，不但不以爲不相稱，戀奸的熱度反比一般苟合的男女濃熾。潘良仲不住的點頭道：這自然的若不是爲肉慾所迷，何至妍媸老少都不能辨別呢？不過這女子對於那個男子斷然沒有了不得的戀愛，祇看他那憔悴憂傷的神氣，就可以知道魯理成道，何用看他的憔悴憂傷樣子，才可以知道他對那男子沒有了不得的戀愛呢？世豈有愛情濃厚的男女，男子出門會把女子反鎖在房裏的？你再推開窗門瞧瞧，看還有甚麼可供我們研究的資料？沒有潘良仲喜孜孜的復到窗跟前，且不推窗門，先就格縫裏用一隻眼向那邊張看，祇見窗門關着，窗門外的房簷底下懸掛一個很精緻的畫眉鳥籠，籠裏養著一隻畫眉鳥，籠衣撩開了半邊，好像是淡青縐綢製的，上面還繡了花。潘良仲一面向魯理成招手，一面將窗門推開，魯理成也走過來，同看那籠裏的畫眉。

很細膩。

不走前門走後門。

干卿底事。卻要兩

位如此的推測。

借此夾寫馬佐廷
來東學劍一段文
字。

活潑潑的跳上跳下。潘良仲道：可見女的不會同去。我們剛才不是沒看見這畫眉籠嗎？那男子走了之後才掛出來的。二人在窗跟前立了好一會不見女的。開窗潘良仲道：我們何不去轉到他家後門看看？或者前門鎖了後門卻是開的也未可知。也有不願意客來故意把門反鎖了使來人見門上有鎖就回頭不敲門的。他們若是這般用意便不必是不相戀愛了。魯理成道：這話也近情理。每有苟合的男女因種種的關係不能使人知道。他們奸宿的地點就有這些遮掩的舉動。即如他們這大門上掛着長谷川的牌子。何嘗不就是這個意思呢？祇是他用鐵牛尾鎖鎖門就太不檢點了。也好我們就去他後門偵探偵探。潘良仲隨手仍將窗門關了。和魯理成一同下樓。二人正在玄關裏低着頭穿皮靴。忽聽得門鈴響。擡頭一看祇見一個少年男子身上穿著獵服。兩腳套著長筒皮靴。後面跟著一個一般年紀的日本學生。身上穿著木棉製的和服。下繫柳條布裙。原來穿獵服的少年是魯理成的朋友馬佐廷。跟在後面的是馬佐廷同學的日本人磯田榮次。這馬佐廷是甘肅的一個回教徒。才來日本不到半年。

日本的技術都分
段。中國 往往莫
名其妙。

川崎大概是能以
巧勝人。

把騙術說出來大
家研究。這也不能
不算是個坦白胸
襟。

這便是老羞成怒。

因想學日本的劍術在麴町一個劍術館裏跟着日本有名的劍師川崎雄太郎研究。川崎雄太郎的劍術階級雖祇四段名聲本領卻都在七八段的劍師以上年齡又很輕這時才得三十歲但是何以本領在七八段的以上階級還是四段呢其中有一個很滑稽的緣故川崎雄太郎學劍賦有一種非常人所能及的天才祇三天工夫便上了初段他一上初段就在初段隊裏殺一個沒有對手他時常使出些自出心裁的手法戰勝同段的人他所使出來的手法並不是真力量長處全在騙人上當那怕是有名的老手和他動手的時候他總有方法把老手騙得落他的圈套他每次戰勝了不問戰敗的人察覺了他騙術沒有他總得當衆一千宣佈他自己如何設騙人家如何上當的道理來若是會劍術的大家都拿著研究的心思和他較量被他戰敗了的自然把不得他將勝敗的理由宣佈出來好大家當心免得下次再上這一類手法的當無奈那些會劍術的人好虛榮的心比研究學問的心重以爲自己的資望在川崎雄太郎之上年齡也比他大倒敗在他手裏心中已是又羞又氣若說是川崎的真實本

這也是普通心理。

總是人家容不得他。

技術家也一樣的嫉賢忌能。

這也是他被抑的原因。

領○比○自○己○高○戰○他○不○過○倒○不○至○十○分○丟○臉○我○敗○了○還○受○一○個○被○騙○的○名○大○家○都○恭○維○的○老○劍○師○即○本○人○也○自○信○是○個○老○手○竟○一○旦○被○一○個○少○年○後○進○用○騙○術○打○敗○打○敗○後○又○弄○得○大○家○都○知○道○敗○得○極○不○體○面○虛○榮○心○重○的○人○如○何○能○忍○受○的○了○因○此○川○崎○每○陞○一○段○那○同○段○負○時○望○的○人○必○恨○他○刺○骨○他○到○二○段○的○時○候○二○段○的○人○巴○不○得○他○從○速○陞○到○三○段○去○他○在○三○段○三○段○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能○年○陞○一○段○三○年○就○陞○到○了○四○段○但○是○四○段○的○人○見○他○最○會○用○騙○人○的○手○法○敗○人○一○個○個○都○有○了○戒○心○不○肯○輕○和○他○交○手○平○時○鬥○著○玩○耍○勝○負○沒○有○關○係○資○望○不○深○的○同○段○人○倒○間○常○有○些○肯○和○他○交○手○想○窺○偷○他○騙○法○的○一○到○紅○白○試○合○的○關○頭○勝○負○關○著○陞○降○便○誰○也○不○肯○和○他○較○量○五○段○的○人○大○家○商○議○不○給○他○陞○段○四○段○的○人○就○沒○法○可○將○他○推○出○本○段○去○川○崎○的○性○情○又○非○常○驕○傲○全○不○把○一○般○負○盛○名○的○老○劍○師○放○在○眼○裏○會○劍○術○的○人○素○來○是○互○相○稱○許○互○相○標○榜○的○一○般○老○劍○師○的○名○字○一○到○川○崎○口○裏○便○說○得○一○文○不○值○了○倒○是○對○於○那○些○才○上○級○未○曾○進○段○的○後○學○獎○飾○得○無○所○不○至○初○上○級○的○人○和○他○交○手○他○自○出○心○裁○的○騙○人○手○法○並○不○施○放○出○來○

這也是他的坦白處。

川崎可謂劍術中的革命家。

何不組織個捕蠅隊。

這便是個無段之段。
五月蠅也有好處。

有時不留神被初上級的打敗了他不但不隱瞞不說且逢人便道說後進的可怕老輩中無一個有能爲的日本的劍術將來全希望這些後進發揮光大那些後進的人物有川崎這們一獎飾一個個都忘乎其所以然了對著同道的老前輩也都學著川崎的樣時常翻著一雙白眼大言不慚日本劍術界的秩序幾乎被川崎一人弄糟了因此劍術界中人沒一個不把川崎看作眼中釘不約而同的替川崎取個綽號叫做五月蠅這五月蠅三字是一句極普通的日本話就是討厭的程度和五月裏蒼蠅一樣的意思川崎既得了這綽號言談舉動就更使同道的討厭了他在麴町辦一個劍術館專教一般狂誕少年的劍術隱隱的在劍術界獨樹一幟他自己也不希罕陸那沒有價值的段有學生問他的本領可到幾段他說日本劍術界有八段他便是九段劍術界有九段他便有十段總之他的本領在最高級的上一級由得他一個人誇口並不是真沒人能打過他八九段的人物都是年老的自己到了這般地位祇想持盈保泰不肯輕易和這五月蠅較量又見這五月蠅戰無不勝也不免有些膽寒就和

因擊劍而及圍棋。可見作者於日本技術都有門徑。讀留東外史補可以增長許多常識。

野澤與川崎可謂日本技術家的妙偶。回徒中有此青年亦屬難得。

日本下圍棋的野澤竹朝一樣論野澤下圍棋的本領除了九段的本因坊秀哉外曾經和他對局的沒一人不曾被他的殺敗過。祇因野澤的性情舉動竟和川崎一般無二。凡是負些時望的圍棋名手大半都會被他用騙術殺敗。在各新聞紙上登載出來的棋局野澤竹朝十九是白子並十九是中押勝。所謂中押勝就是不待終局對手方的棋勢已敗得不可收拾。知道沒有轉敗為勝的希望了。自願認輸。免得終局數起子來。面子上更難為情。野澤得了中押勝還要在批評上把騙人被騙的地方一著一著的宣佈出來。也是弄得同道的人都罵他是五月蠅。老不給他上段。年年。在四段裏面也不知道混了多少年。方圓社的社長中川龜三郎是有名的老七段。就是一個最善持盈保泰的。無論如何也不肯和野澤對局。但是下棋的人越討厭野澤擊劍的人越討厭川崎。而社會上一般人倒越是信仰二人。越是稱道二人。從野澤學棋的和從川崎學劍的一般的意外。踴躍馬佐廷這時的年紀雖祇二十五歲。在甘肅回教徒中算是一個最有知識最有毅力的有望青年。專為研究劍術才到日本來。他在國內的時候各

這一節講劍法全由單刀變化而出。可見失傳已久。

這便是禮失而求之夷。

志同道合。

以上便是歸結講

般。武。藝。都。會。略。略。的。研。究。過。祇。苦。不。會。遇。着。善。劍。術。的。人。到。處。訪。求。劍。術。家。見。著。了。許。多。名。劍。師。便。請。那。些。名。劍。師。使。起。劍。來。馬。佐。廷。一。看。原。來。使。的。劍。法。都。和。使。單。刀。的。方。法。大。同。小。異。馬。佐。廷。盤。問。了。一。會。用。法。也。和。單。刀。差。不。多。便。相。信。中。國。的。劍。術。也。失。了。留。傳。於。今。一。般。武。術。家。所。演。的。劍。法。全。是。由。單。刀。變。化。出。來。的。沒。有。研。究。的。價。值。後。來。聽。人。說。日。本。人。很。多。研。究。此。道。的。在。遼。東。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最。後。五。分。鐘。的。勝。利。全。得。力。於。劍。術。遂。決。心。到。日。本。來。打。算。專。研。究。劍。術。旁。的。學。術。概。不。過。問。來。到。東。京。一。打。聽。知。道。川。崎。雄。太。郎。是。日。本。劍。術。界。裏。獨。樹。一。幟。的。人。物。就。到。麴。町。劍。術。館。報。了。名。進。館。學。習。魯。理。成。在。大。森。體。育。學。校。的。時。候。每。逢。星。期。日。到。東。京。來。必。到。這。劍。術。館。擊。兩。小。時。的。劍。搬。來。同。鄉。會。裏。住。著。之。後。更。不。必。星。期。高。興。就。去。這。館。裏。中。國。學。生。很。少。這。時。就。祇。魯。馬。兩。個。所。以。很。是。要。好。彼。此。川。常。往。來。馬。佐。廷。住。在。劍。術。館。旁。邊。一。個。日。本。人。家。的。貸。間。裏。面。房。主。人。的。兒。子。叫。磯。田。榮。次。和。馬。佐。廷。同。年。也。是。在。劍。術。館。學。劍。的。這。幾。日。馬。佐。廷。不。見。魯。理。成。去。他。家。玩。耍。磯。田。榮。次。也。想。念。魯。理。成。所。以。一。同。到。江。

劍術的一段小文字

不是閑逛想出去
弔弔膀子

他還是去做他的

勾當

寫一雙脚文心細

膩之至可見小說

家無事不當研究

西同鄉會來進門恰好見魯理成和潘良仲在玄關裏穿皮靴馬佐廷和磯田榮次都不認識潘良仲以爲是來看魯理成的客有事邀魯理成一同出去恐怕妨礙人家的正事便打算不上樓見魯理成放了靴子不穿擡頭打招呼就在玄關裏說道我二人是來閒坐的魯樣有事儘管同貴友去我們明日再會罷魯理成連忙笑道沒事沒事我們也是去外面閒逛請看我們不是都科著頭嗎一面說一面仍將皮靴拾起讓馬佐廷卸了長筒靴磯田榮次也脫了草履一同上樓潘良仲因二人都是不認識的其中又有個日本人在內就不願意同上樓周旋獨自走出大門在掛長谷川牌子的門口徘徊了一會不見裏面有甚麼動靜隨轉到這房子的後門見後門開著一條二三寸寬的縫從門縫裏傳出放得自來水響的聲音來夾著又聽得洗碗的聲音心裏明知道就是那女子在廚房裏洗碗滿心想挨近門縫去張望祇是有些害怕立在離門縫丈來遠的地方探頭探腦的向門縫裏看祇隱隱約約看見一隻瘦條條的腳套著一隻湖色繡花的拖鞋暗想不必見著他的身材容貌祇見了這隻腳和這隻拖鞋就

也。

最可恨的是日本

女子的脚。

意淫。

忽然夾一段物理。

吼得突兀。

已。足。够。銷。人。的。魂。了。在。日。本。的。女。人。中。那。裏。去。找。這。們。美。的。腳。就。是。中。國。女。子。也。要。下。江。一。帶。的。才。有。這。們。美。若。是。我。江。西。不。是。小。的。和。拳。頭。一。樣。就。是。大。的。和。南。竹。笋。一。樣。像。這。們。苗。條。端。正。的。千。百。個。女。人。中。也。難。見。著。一。二。個。我。潘。良。仲。沒。有。這。種。福。氣。消。受。這。個。女。子。怎。能。够。使。他。肯。把。這。腳。給。我。握。一。握。拿。在。手。中。端。詳。端。詳。也。是。好。的。潘。良。仲。越。看。越。愛。越。愛。越。出。神。真。是。從。來。色。膽。如。天。大。心。裏。一。迷。糊。就。也。不。覺。得。害。怕。了。躡。腳。潛。蹤。的。一。步。一。步。向。那。門。縫。跟。前。移。近。挨。近。了。門。縫。便。伸。着。頸。子。朝。裏。望。在。亮。處。立。久。了。的。眼。睛。移。著。去。看。暗。處。必。然。有。好。一。會。辨。不。出。五。色。潘。良。仲。伸。着。頸。子。朝。門。縫。裏。一。看。但。覺。暗。沉。沉。的。連。那。女。子。是。立。著。的。還。是。蹲。著。的。都。沒。有。看。出。正。待。仔。細。定。睛。猛。聽。得。裏。面。一。聲。大。吼。彷彿。晴。天。放。下。一。個。霹。靂。祇。把。個。潘。良。仲。嚇。得。跳。起。來。不。知。發。吼。的。是。誰。潘。良。仲。怎。生。對。付。且。俟。下。章。再。寫。

留東外史補 第十二章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如聞獅子吼。

這可見是賊人心

虛。

凡事都講資格連

弔膀子亦然。

第十三章

魯理成賽馬奪頭標

潘良仲傳書逢鳥使

話說潘良仲正待仔細定睛的窺看忽聽得裏面如雷的吼了一聲登時把潘良仲嚇得退後了一步手脚都軟了來不及轉身要跑那廚房的後門已啞的一聲開了驀地躡出一個人來放開破鑼一般的喉嚨接二連三的喝問道找誰呢找誰呢你是那裏來的潘良仲到了這種時候一張嘴全不似平日的能談會說了其實自己並沒甚麼破綻給人家拏住儘可隨意回答又不是在三更半夜青天白日的難道還怕人能指奸爲奸指盜爲盜嗎無如他在風月場中的資格並不甚老自己一覺得心虛口裏本就○有○理○也○說○不○出○加○以○陡○聽○了○那○聲○斷○喝○手○慌○脚○亂○之○後○又○被○那○接○二○連○三○的○一○問○儼○然○自○己○有○甚○麼○破○綻○給○人○家○拏○著○了○似○的○臉○上○即○時○變○了○顏○色○口○裏○不○知○要○怎○生○回○答

到底是什麼人。

警察署去的一句。

更使潘良仲怵目

驚心。

本來是個驚弓之

鳥。

真是一個大笑話。

到底是個怯哥兒。

才好光著一對眼睛看那人時。正是在同鄉會樓上看見的那個拿鎖鎖門的漢子。此時橫眉豎目更覺得顯出一種怕人的兇橫樣子。潘良仲心裏一害怕不由得掉轉身。就跑耳裏聽得那漢子在後面喊道。拏你到警察署去。潘良仲聽了這話那敢停步回頭呢。一口氣跑出巷口還彷彿聽得後面有追趕的腳聲。潘良仲不敢向同鄉會跑。恐怕那漢子追到同鄉會拖累了魯理成。直跑到神保町電車道上。心裏打算那漢子如再追來自己就飛身逃上過路的電車。急急的回頭一看。神田道上過往的人雖多。祇是不見有那們兇橫的漢子。在內連望幾眼。沒有才把這顆心放下。立在街簷邊。定了定神。心裏忽然明白起來。自己問著自己。道你犯了甚麼罪惡。要驚慌到這一步。要是這們沒命的逃跑。那漢子憑甚麼把我拏到警察署去。豈不是個大笑話嗎。我當時何妨推說是找朋友找錯了人家。咧。我又不曾跑進他屋子裏去。怕他做甚麼。潘良仲心裏一明白了。便不住的唉聲歎氣。追悔他自己太不中用在街簷下站立了一會。祇得無精打采的一步懶似一步。走回同鄉會來。將要走近那懸掛長谷川牌子的門口。心

夜行膽小人確有此狀。這是自己的冒失。

立在房內看書想見是個勤學人。

沒頭沒腦的話。

但是警察署的滋味已經嘗過一回。

裏仍是禁不住有些驚跳。就和膽怯的人不敢夜行一般。明知並沒有可怕的鬼物。卻祇是不敢獨自行走。潘良仲一面害怕。一面還是留神看那門上。有沒有牛尾鎖。也不知道那鎖在何時開了自己。又埋怨著自己。道：「剛才爲甚麼不留神看這門上的鎖呢？若看了這門上沒鎖。知道那漢子回來了。怎麼會毫無忌憚的伸著頸子朝他廚房裏去望呢？」一路埋怨著進了同鄉會的門。看玄關裏面不見了。剛才兩人的長筒靴和木屐料是已經走了。上得樓來。祇見魯理成獨立在房裏看書。潘良仲問道：「客就去了麼？」魯理成點頭道：「他們是來約我明日去大久保跑馬的。祇略坐坐就走了。你去那裏來呢？」潘良仲把脚一蹶。歎了口氣道：「我真是倒霉。偏遇著你有客來了。害得我一個人吃苦頭。若有你同去。那個忘八蛋也不敢是那麼欺負我了。」魯理成怔了一怔。問道：「誰在那裏欺負了你？」潘良仲坐下來。將方纔的情形述了一遍。魯理成聽了。也忿忿不平的說道：「豈有此理？警察署不是他家的。能聽憑他說把人拏去。就把人拏去了嗎？你又沒做賊。沒偷他家甚麼東西。無緣無故跑些甚麼。你這是自討人欺負。你不做出那犯了。」

了。

這個疑問倒也在
人意料之內。
世間因此而致夫
婦反目者甚多。

隔屏山路近天涯
遠。
好雨。

事○怕○他○拏○了○去○受○罪○的○樣○子○他○就○敢○拏○出○那○般○神○氣○來○對○你○嗎○我○本○來○是○不○
女○人○尋○煩○惱○的○那○忘○八○蛋○既○有○這○們○兇○惡○我○倒○得○想○方○法○使○他○受○受○惡○氣○並○
們○的○根○底○我○估○量○他○們○如○果○是○正○式○夫○妻○丈○夫○要○出○門○決○不○會○將○妻○子○鎖○在○家○裏○魯○理○
成○正○說○著○隱○隱○聽○得○對○門○樓○上○有○吵○嘴○的○聲○音○還○夾○著○有○女○子○的○哭○聲○在○內○魯○理○成○即○
指○著○潘○良○仲○說○道○你○害○了○那○女○子○了○必○是○那○忘○八○蛋○見○你○虛○心○逃○走○以○爲○是○那○女○子○乘○
他○不○在○家○特○約○你○去○相○會○的○有○你○這○們○一○逃○跑○可○憐○那○女○子○便○有○一○百○張○口○也○分○辨○不○
清○了○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難○過○連○忙○起○身○到○窗○戶○跟○前○從○窗○縫○裏○張○望○對○面○樓○上○祇○
見○那○窗○門○仍○然○關○著○畫○眉○籠○仍○懸○在○簷○下○卻○已○不○聽○得○有○吵○嘴○的○聲○息○了○這○日○潘○良○仲○
接○連○在○窗○縫○裏○張○望○了○無○數○次○總○不○見○那○女○子○開○窗○次○日○早○起○魯○理○成○打○算○去○大○久○保○
和○馬○佐○廷○跑○馬○祇○因○天○光○沒○亮○就○下○起○傾○盆○大○雨○來○知○道○不○能○跑○馬○使○在○家○中○和○潘○良○
仲○打○主○意○要○使○對○過○那○漢○子○受○受○惡○氣○早○點○過○後○即○將○前○面○的○窗○門○打○開○二○人○靠○窗○檻○
閑○談○不○時○向○對○面○窗○張○望○忽○聽○得○下○面○門○鈴○響○魯○理○成○連○忙○伸○著○頸○子○朝○下○望○祇○見○一○

長門深鎖

咳嗽爲號

文心細密

讀過書的便怎麼
樣其意似乎說讀
過書的容易入彀
這就要用得着你

個身腰粗壯的漢子披著一件雨衣正從對過門裏出來果然擎著一把牛尾鎖把格門反鎖了潘良仲這時也看見了向魯理成嘮了嘮嘴輕輕的說道就是這個忘八蛋可惡可惜他那鬼臉被雨帽遮了不能給你看清魯理成看那漢子鎖了門還怕鎖的不停當抽出鑰匙把鎖搖了幾搖才大踏步冒雨走了魯理成見已走得遠了故意高聲咳嗽了一下咳聲才畢即見對過的窗門開了竟像是約了暗號的那女子坐在窗跟前右手擎著一本書左手推著窗格門順過頭對這邊望著因正在紛紛的下雨被雨絲遮斷了望眼看不大分明便緊蹙雙眉仔細定睛的看潘魯二人看那女子的神氣好像本坐在窗跟前看書爲聽得咳嗽聲才推開窗門來看魯理成在潘良仲衣角上拉了一下道你看還是個讀過書的呢怎的會被這們一個粗莽漢子禁錮起來咧潘良仲點了點頭道看了他這憔悴樣子可知他心中十分抑鬱等我寫幾句話裏一枚銅元攢過那邊去看有甚麼動靜沒有魯理成笑道你這人也是吃虧吃不怕的好你寫罷我自方法遞過去潘良仲連哦了兩聲道不錯我倒把你的絕技忘了但

的絕技了。

這兩句雖按切近
事但亦迴顧前文
互相映帶。

一個掌心彈。

潘良仲真會肉麻。

是寫幾句甚麼好呢。魯理成道：這祇能聽便你寫，我卻不知道要寫甚麼好。潘良仲到自己座位上，拏了一張很薄很小的洋紙，吮筆構思了一會，實在不好寫，幾句甚麼，猛然間想出兩句牡丹亭上的話來，便落筆寫道：無螢鑿遍了鄰家壁，甚東牆不許人窺。下款就套著紅樓夢上寶玉寫給妙玉的銜名也，寫了檻外人書四個字，當下寫好了，遞給魯理成看。魯理成接在手中，看了一看，笑嘻嘻的打開櫃子，提出一個小小的線袋來，從袋裏掏出一粒小圍棋子，把潘良仲寫的字紙將棋子包裹了，放在掌心裏搓了幾搓，走到窗跟前看那女子，還側著身子坐在那裏看書。左手正待翻揭書頁，魯理成笑向潘良仲道：你看我要正彈在他的左掌心裏。潘良仲道：不要彈痛了他，不要驚嚇了他才好。魯理成笑著將棋子納入口中，這時的雨已下得小了許多。魯理成對準那翻書的左掌心，撲的一口吐去，隨即將身體往旁邊一隱。潘良仲還不會看見，棋子出口，就見那女子露出驚訝的神色，看了看他自己的掌心，即順過頭來望這邊。潘良仲怕他變臉，低了頭看下面，一會兒再擡頭看時，那窗門已關了。潘魯二人都大失所。

撇下魯理成。

奇妙。

古人青鳥傳書今

爲畫眉傳書愈見

風趣。

今人有放白鴿這

裏是放畫眉雅俗

不同了。

好句。

望。祇。得。也。把。窗。門。關。了。午。飯。過。後。天。色。已。晴。明。了。魯。理。成。怕。馬。佐。廷。怪。他。爽。約。換。了。衣。服。自。往。麴。町。區。去。了。潘。良。仲。獨。自。坐。在。房。中。正。在。納。悶。不。過。忽。聽。得。甚。麼。東。西。撲。得。窗。門。紙。喳。喳。的。響。回。頭。看。時。祇。見。一。個。黑。影。子。在。窗。外。揚。來。揚。去。磨。擦。得。窗。紙。喳。喳。的。響。連。忙。起。身。將。窗。門。推。開。猛。可。的。一。隻。鳥。兒。向。潘。良。仲。臉。上。一。撲。祇。嚇。得。潘。良。仲。倒。躲。不。迭。定。神。一。看。原。來。是。對。門。樓。上。的。那。隻。畫。眉。鳥。用。很。長。的。絲。線。繫。了。一。隻。鳥。爪。放。風。箏。似。的。飛。到。這。邊。來。了。潘。良。仲。看。這。一。隻。鳥。爪。上。繫。了。一。片。紙。條。兒。紙。上。寫。有。字。跡。潘。良。仲。慌。忙。用。手。挽。住。絲。線。從。鳥。爪。上。解。下。紙。條。兒。來。將。手。一。鬆。畫。眉。鳥。向。外。飛。去。那。女。子。一。連。幾。把。即。將。絲。線。收。回。去。了。潘。良。仲。看。對。過。的。窗。門。祇。開。了。三。四。寸。寬。那。女。子。隱。身。窗。門。裏。面。看。不。見。全。身。收。進。畫。眉。鳥。後。復。把。窗。門。關。了。潘。良。仲。這。時。手。拈。著。紙。條。如。獲。奇。珍。異。寶。慎。重。將。事。的。打。開。來。一。看。筆。畫。秀。勁。極。像。是。臨。撫。玉。版。十。三。行。的。上。面。整。整。的。寫。著。十。個。字。道。深。鎖。繡。幃。中。是。怕。人。搬。弄。潘。良。仲。看。了。又。看。喜。得。跌。脚。道。真。回。覆。得。有。些。意。思。我。寫。去。的。是。兩。句。牡。丹。亭。他。就。回。覆。兩。句。西。廂。記。虧。他。一。時。就。想。得。起。這。兩。

無怪潘良仲醉心
卻有惹人情處

也。這相思害煞小生

想見魯理成得意
之狀

句恰切的西廂成語來可見得他的靈心慧腕真可稱得才子佳人合而爲一了但是這事也奇怪到了極處他既有這般容貌又有這般才學看他的態度又不像是小家子出身如何會弄到這裏受這般監禁的罪呢他用這畫眉鳥傳書實在虧他怎麼想得到接著長嘆了一聲道有這紙條兒一來我的相思病祇怕要害成功了一個人房中踱來踱去盤旋了好一會打算再到那後門口去探望探望一想起昨日的情形仍覺十分害怕復從窗眼裏窺看那大門上的牛尾鐵鎖又已不知在何時開了思量那漢子既經回來去探望的念頭就更不能不打消了挨一刻似一夏的挨到黃昏時候魯理成喜氣洋洋的回來了進房便開口笑道幸虧我今日沒偷懶去麴町走一遭馬佐廷正和馬術學校的幾個學生在那裏等我我若不去旁的沒要緊頭等獎是沒我中國人的分了潘良仲喜問道你得了頭等獎嗎魯理成伸出左膀指點著脈腕上帶的一個鋼壳手表笑道這東西就是我今日大出風頭的紀念旋說旋解下來遞給潘良仲看潘良仲看那表壳背面鐫著馬術學校第四屆會賽紀念十一個芝蔴小字

賽馬得獎也是國光。

武員觀操從馬背上掉下確有這個歷史。

你也得着了好處。

魯理成道據那校長和出剛太說中國還不會有人在日本得過賽馬的獎咧這種賽馬雖不能算是正式的比赛然在馬術學校能得著一等獎不問去甚麼地方比賽也不至落後並說我這回很替中國人爭臉不少普通一般日本人都說中國人不會騎馬從前中國派武員來日本參與閱兵式有好幾個武員從馬背上掉下來因此日本人都以為中國人是不會騎馬的這回被我這個無名的中國人得了一等獎大是出乎一般日本人意料之外有幾個不服氣的要求重賽和田校長不肯祇索快快的回去了其實就是重賽也沒要緊這個一等獎也不愁被他們奪了去不過累我多出一身臭汗腰腿多痠脹一會兒潘良仲將表退還魯理成道你賽馬得著了一等獎自是快活非常祇苦了我今日下午真是坐又不安立又不穩便是熱鍋上螞蟻也沒有我這般難過時刻盼望你回來出個主意替我治療這相思病魯理成笑道就是那個洛陽女兒麼對你又有了甚麼表示嗎潘良仲道豈但是有表示簡直要我潘大少的命呢按著將畫眉鳥傳書來情形說了一遍並拏出紙條兒給魯理成看魯理成看了笑

魯理成言語說得
着。

吐過去三字甚爲

新穎。

留學生有此手段。

我爲女學生危。

偏有魯理成這一

番言語加以挑撥。

道。照。這。女。子。的。情。形。舉。動。看。來。倒。像。是。一。個。經。驗。有。素。的。會。偷。情。女。子。潘。良。仲。問。道。何。以。見。得。呢。魯。理。成。道。他。一。個。女。孩。兒。家。西。廂。記。牡。丹。亭。這。一。類。的。書。都。讀。的。這。般。爛。熟。還。怕。不。是。個。會。偷。情。的。嗎。我。看。他。那。畫。眉。鳥。都。是。特。意。餵。養。了。好。替。他。傳。書。的。青。鳥。使。這。事。你。要。成。功。很。容。易。你。今。夜。挖。出。心。血。寫。成。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我。明。日。瞧。著。有。機。會。就。替。你。吐。過。去。我。包。管。他。實。心。實。意。的。和。你。要。好。潘。良。仲。道。他。就。實。心。和。我。要。好。不。是。白。要。好。了。嗎。那。漢。子。在。家。的。時。候。不。待。說。是。不。中。用。那。漢。子。一。出。門。就。把。大。門。鎖。了。並。且。昨。今。兩。日。都。是。出。門。沒。一。會。兒。便。回。來。了。我。就。是。個。神。仙。也。沒。方。法。可。和。他。生。關。係。呢。若。是。尋。常。的。女。子。祇。要。肯。和。我。交。談。我。就。不。愁。他。不。肯。和。我。同。睡。了。叵。耐。這。忘。八。蛋。偏。防。範。得。如。此。嚴。密。教。我。有。偷。天。換。日。的。本。領。也。無。處。施。展。魯。理。成。搖。頭。笑。道。可。見。你。的。本。領。畢。竟。不。高。超。我。是。個。遭。蛇。咬。了。的。人。見。了。麻。繩。就。害。怕。縱。有。天。仙。化。人。的。女。子。在。這。裏。我。也。不。敢。再。轉。這。種。念。頭。了。你。既。是。此。心。不。死。他。又。回。復。了。一。個。這。們。好。的。消。息。給。你。你。若。再。有。一。封。動。人。的。情。書。給。他。你。雖。沒。有。方。法。可。和。他。生。關。係。難。道。他。

這比了考試恐怕
還要用心。

夜來辛苦了。

讀者試猜是個什
麼情形。

也。想。不。出。方。法。來。和。你。生。關。係。嗎。他。既。能。想。出。這。般。巧。妙。的。方。法。和。你。通。消。息。必。更。有。巧。妙。的。方。法。和。你。生。關。係。你。祇。耐。心。等。著。罷。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魯。理。成。這。話。不。錯。這。夜。真。個。聚。精。會。神。的。寫。了。一。封。情。書。書。中。的。措。詞。命。意。無。非。是。些。仰。慕。顏。色。欽。佩。才。情。和。見。他。被。幽。禁。替。他。不。平。的。話。恭。楷。謄。正。了。足。費。了。大。半。夜。工。夫。給。魯。理。成。看。過。之。後。自。己。睡。在。被。裏。還。看。了。又。看。自。以。為。沒。有。破。綻。了。才。折。疊。起。來。放。在。枕。頭。旁。邊。預。備。次。日。教。魯。理。成。吹。彈。過。去。祇。因。這。夜。欠。了。眠。睡。直。睡。到。次。日。九。點。多。鐘。夢。中。聽。得。窗。外。有。多。人。說。話。的。聲。音。二。人。才。驚。醒。起。來。潘。良。仲。擡。頭。看。壁。上。的。鐘。已。是。九。點。四。十。五。分。了。聽。窗。外。有。下。等。日。本。人。說。話。的。聲。息。聽。不。出。說。的。是。甚。麼。魯。理。成。收。捲。鋪。蓋。潘。良。仲。就。推。開。窗。門。朝。下。探。看。這。也。是。不。看。倒。罷。了。此。時。窗。外。的。情。形。一。看。在。潘。良。仲。眼。裏。就。彷彿。迎。頭。一。盆。冷。水。澆。將。下。來。直。把。潘。良。仲。的。五。臟。六。腑。都。涼。得。冰。透。了。不。知。潘。良。仲。眼。裏。看。的。是。甚。麼。情。形。那。女。子。畢。竟。是。誰。留。著。到。第。二。集。再。寫。

留東外史補 第十三章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



分發行所

留東外史補（全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撰述者 不肖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三六四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大東書局

滑稽小說家徐卓呆先生新著

徐卓呆先生是小說界滑稽之雄不但他的小說處處含著談諧就是他的一舉一動也都很滑稽的近來出其緒餘編為調笑錄新笑林二書讀者一見必定笑得飯也不要喫咧

讀此
二書
捧腹
三日

調笑錄

一冊

三角

新笑林

一冊

三角

七折出售 郵票通用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